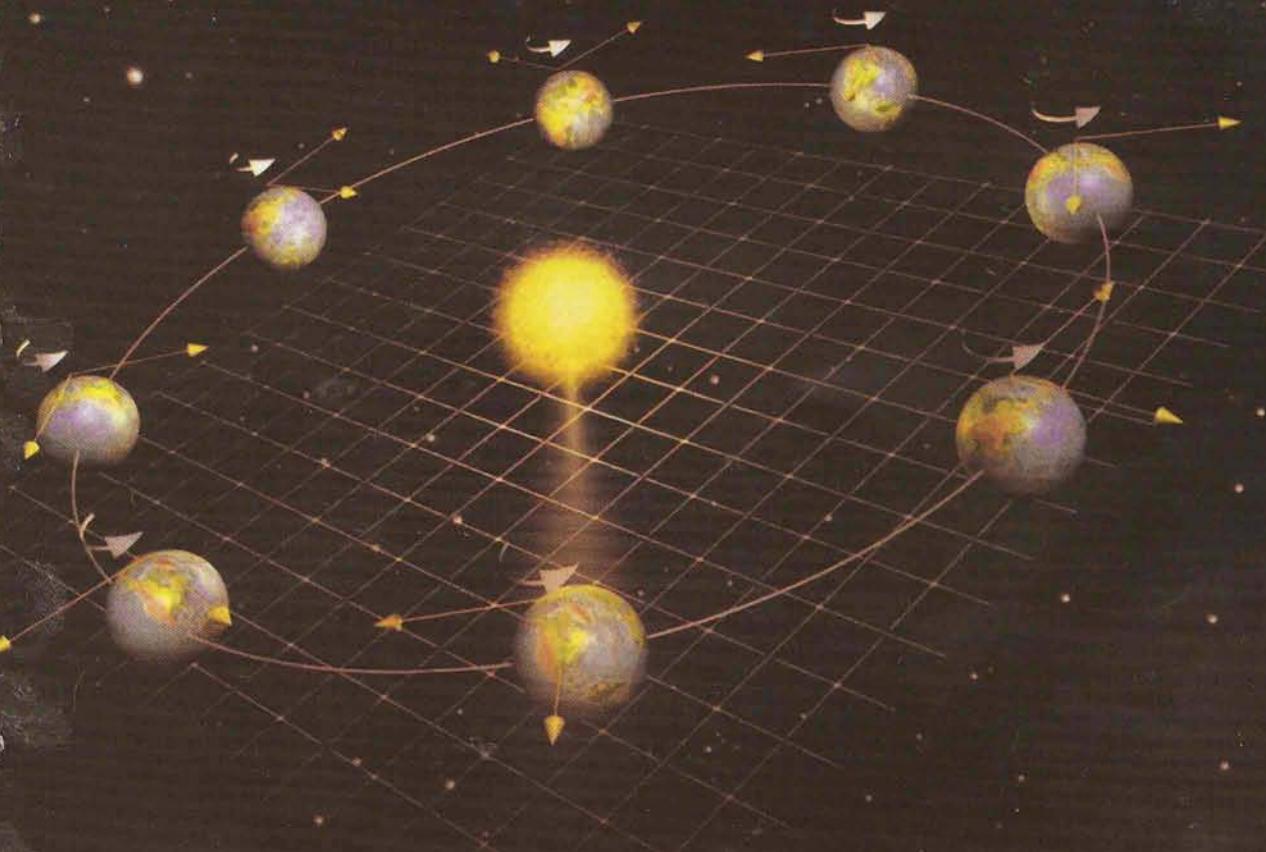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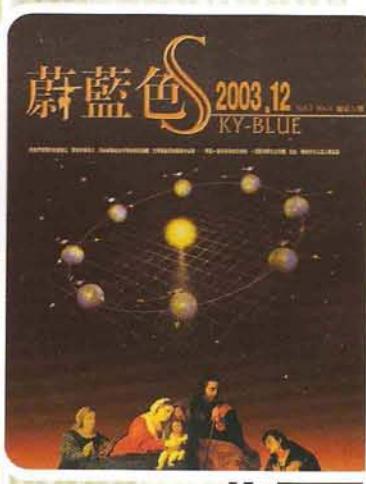
# 蔚藍色 SKY-BLUE

2003.12

Vol.2 No.8 總第八期

同我們有限的知覺相比，那愛何等浩大，但他却能如此平實地和我接觸，彷彿我就是他關愛的全部…… 那是一個何等奇妙的夜晚，一個嬰孩降生在馬槽，從此，那愛也可以為人類品嘗……





封面

同我們有限的知覺相比，那愛何等浩大，但他却能如此平實地和我接觸，彷彿我就是他關愛的全部…… 那是一個何等奇妙的夜晚，一個嬰孩降生在馬槽，從此，那愛也可以為人類品嘗……

## 蔚藍色 文藝季刊（總第八期）

出版者：蔚藍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電話：(310) 328-9581

傳真：(310) 328-3239

電子郵件地址：SKYBLUECP@AOL.COM

社長＼主編：寧子

執行編輯：寧子

責任校對：麗娜

藝術整體設計：北京旺忘望設計有限公司

行政＼財務：陳卧恩

對外推廣委員會總執行：

（美國）祝健＼理言（英語聯系人）

（加拿大）加拿大恩福協會

編委會：子川、莊國歐、張海燕、高偉川、旺忘望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 2 No. 8 December 2003

Published by Sky Blue C. 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Tel: (310) 328-9581

Fax:(310) 328-3239

E-mail:SKYBLUECP@AOL.COM

Editor-in-Chief: 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 W. W. Wang Design Co.

For information:

U. S. A.:

Leanne Luo (English)

Tel:(215)885-8136

E-mail: leanneluo@juno.com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ISSN 1538-8492

### ● 聖誕詩謠

聖誕詩謠

伯利恒的搖籃曲 ······ 洛佩德維加著／那鴻改譯 2

### ● 藝術與評論

凝固的瞬間

現代人與福音 ······ 周國平 4

### ● 散文

蔚藍色書簡

柴扉後面的天國 ······ 寧子 10

寧靜海

天使樹 ······ 寧子 18

星星河

他 ······ 那鴻 22

守望者語

交換禮物·禮物交換 ······ 吳琨生 26

哲學與真理

情系聖誕樹 ······ 小煦 28

儼靜的微聲

守望的角度 ······ 周國平 30

片刻的空間

人的高貴在於靈魂 ······ 周國平 32

### ● 報告文學

尋夢者

尋夢者 ······ 寧子 56

### ● 詩歌與評論

時間風景

神迹的喻示 (二) ······ 施瑋 72

### ● 小說與評論

人間

漫游者的超越 (六) ······ 海燕 74

### ● 稿約

### ● 封面文

### ● 封底文

尋找 T 城 (中英對照) ······ Christine Ma 著／漢芮譯 82

高貴的人 ······ 厥巧輝 89

····· 92

····· 子川

····· 寧子



洛佩·德·維加(Lope Felix de Vega Carpio,1562-1635)是西班牙民族戲劇的創始者，也是巴羅克時期最重要的西班牙詩人之一。中國學者趙振江在《西班牙黃金世紀詩歌》中對洛佩的全部詩歌藝術實踐作過這樣的評介：

他在創作傳統詩歌的過程中對民間謠曲進行了革新，對音樂小品進行了模仿……在自然風趣的變化中注入了自身經歷的因素。他的十四行詩內容豐富，儀態萬千。他的宗教詩具有布道的意味，很象民間的祈禱。他的富于哲理的謠曲非常出色，頗有諺語的風采，他的作品，無論是情詩還是宗教詩，都有一種特殊的柔情。洛佩作品的數量和多樣性均為罕見，難怪塞萬提斯稱之為：“造化之靈”。

本刊選編的這首《伯利恒的搖籃曲》系“Villacico”，中譯為“村夫謠”。西班牙的“村夫謠”多以耶穌基督的降生為題材，詩人把耶穌誕生的故事寫進歌謠，并在聖誕節期間演唱。

洛佩的這首村夫謠很美，譯者感到原詩之美在翻譯中難以盡達，故作了改寫，最後一段為譯者所加。

——編者

# 伯利恒的搖籃曲

> >> 洛佩·德·維加 作 / 那鴻 改譯

別哭 我的寶貝

這潮濕扎人的稻草  
比起那一天荆棘的冠冕  
就好像芬芳的花朵了

別哭 我的寶貝

這冰冷堅硬的馬槽  
比起那一天生鏽的鐵釘  
就好像溫馨的懷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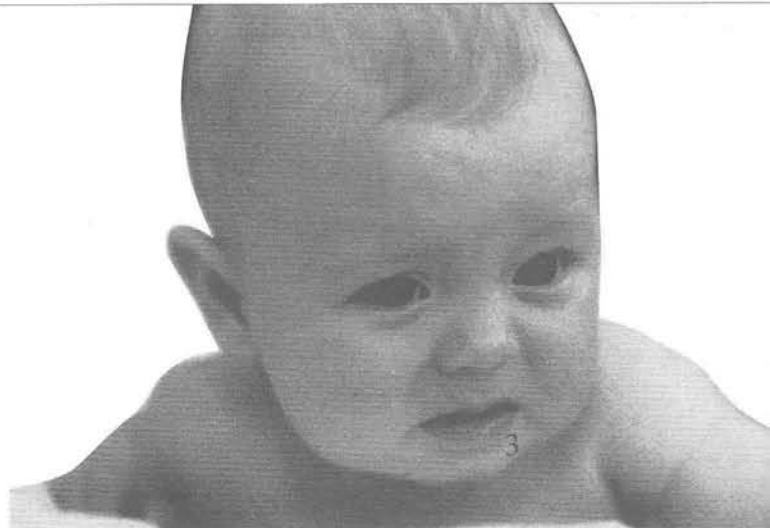
別哭 我的寶貝

這寒風呼嘯的冬夜  
比起那一天黑暗的正午  
就好像明媚的春光了

別哭 我的寶貝

雖然你的心已經被愛撕碎  
雖然你的身體要為人掰開  
你滾燙的鮮血那一天將把我的靈魂溫暖

別哭 我的寶貝 ♪





# 現代人 福音

## ——解讀旺忘望的新作

>> 周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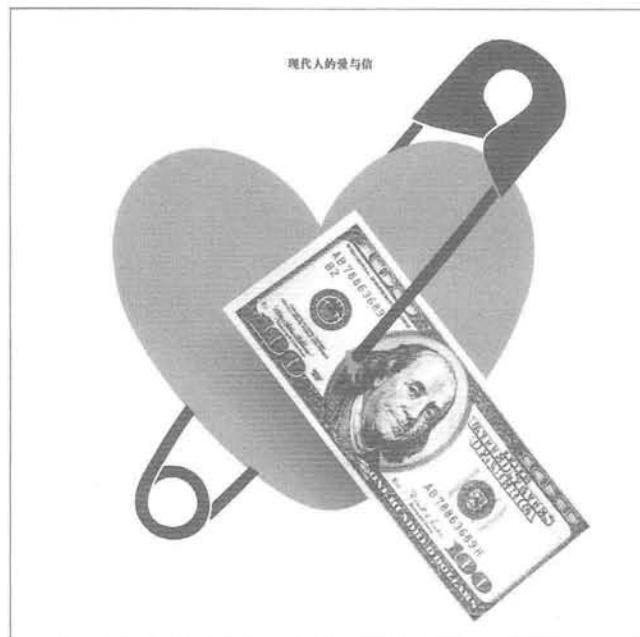
### 一 現代人的愛與信

現代人有愛嗎？現代人有信嗎？有的——一顆鮮紅的心，一張嶄新的美鈔，一枚別針把它們串聯在了一起。

**標題：現代人的愛與信。**

那枚別針也是嶄新的，它刺穿了那張美鈔，然後刺穿了那顆心。我想到了針眼，美鈔上的針眼和心上的針眼，美鈔緊貼着心，兩個針眼幾乎是重合的。我還想到了耶穌的話：

“富人要進入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



那顆心會痛嗎？會流血嗎？我料想不會，因為那顆心一定是假的，是廣告和卡通上常見的那種形態。而且，一顆真的心，一顆只會被邱比特的箭射中的心，它怎麼能讓自己為了一張美鈔而被一枚普通的別針刺穿呢？

可是，我看到，分明有一滴鮮血從針眼裏沁了出來。那麼，這應該是一顆真的心了。那麼，對於它來說，和美鈔釘在一起就不是純然的享受，同時也是一種痛苦、一種刑罰了。從這一滴鮮血中，我看到了現代人的希望。

也許，人們還會發現，與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相比，一顆心被釘在美鈔上不但是一種刑罰，更是一種耻辱。

## 二 比特時代人與神的交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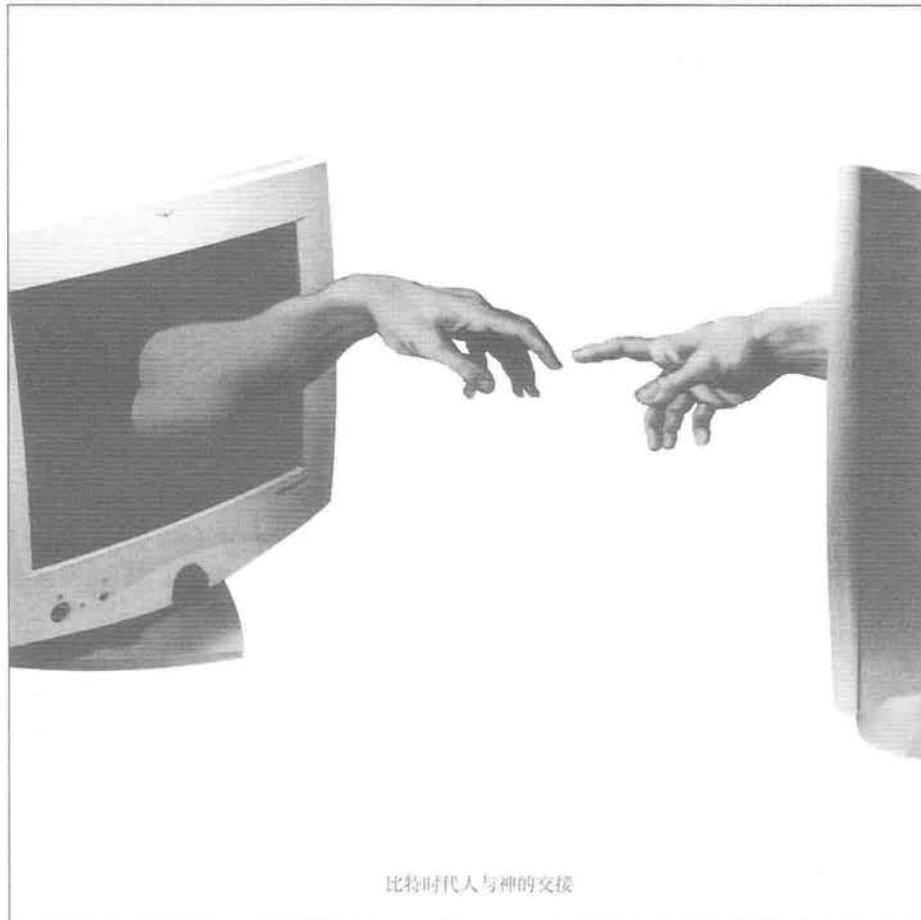
在西斯廷小教堂的天篷組畫中，有一幅名畫：《亞當的創造》。畫面上，左邊是亞當，右邊是上帝，他們各伸出一只手。亞當的手臂輕放在膝蓋上，指頭是松弛的。上帝的手臂有力地伸向前，一根食指正在最大限度地向亞當的手靠近。這是創世記中的精彩時刻，神聖的生命從上帝的指尖流向人的塵土之軀。

現在，米開朗琪羅的這一對著名的手在一個簡潔然而奇特的場景中再現了。我的眼前出現兩臺電腦，亞當的手從左邊的電腦中伸出，上帝的手從右邊的電腦中伸出，兩只手仍保持着當初最大限度接近的狀態。

### 標題：比特時代人與神的交接

對於這幅畫的含義，人們可以作不同的解釋。譬如，你可以說，在因特網時代，人與神的交接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既然人與人之間能够在網上聯絡、聊天乃至戀愛，人與神之間有何不能呢？我們確實看到，教堂、佛廟、清真寺都紛紛建立了自己的網站，進行網上傳教。也許有一天，只要打開電腦，任何人都可以立即進入虛擬的天國，品嘗永生的滋味。事實上，設計這樣的軟件決非難事。

然而，我寧願作別種理解。我盯視得越久，越感覺到上帝那一只伸出的手具有一種焦急的姿勢。聰明的人類啊，不要被你們自己制造的一切精巧的小物件蒙蔽了，忘記了你們的生命從何而來，緣何神聖。世代交替，萬物皆逝，電腦是暫時的，一切都是暫時的，惟有那個時刻是永恒的，就是上帝的手向亞當的手接近的時刻。這個時刻從來不曾結束，尤其在今天，上帝的手格外焦急地向人伸來，因為他發現亞當的生命從未像今天這樣脆弱和平庸，但願網蟲亞當先生能夠幡然醒悟。



比特時代人與神的交接

### 三 以人的尺度不能認識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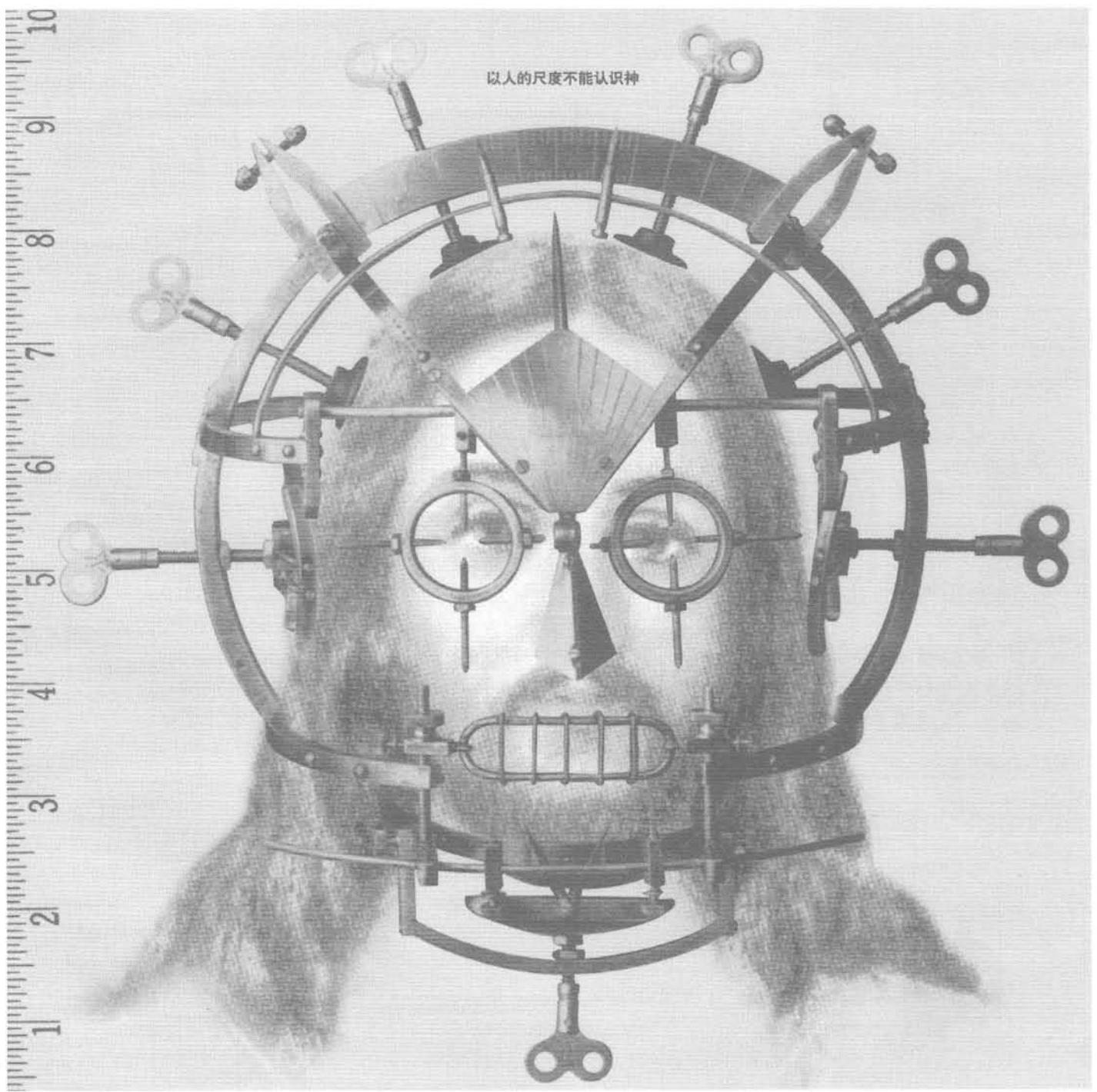
耶穌的頭像。這大約是受洗不久的三十多歲的耶穌，剛開始他的事業，眼中飽含着智慧和信心，看上去一表人才，幾乎是個美男子。此刻，這顆美麗的頭顱却被一些復雜的器械籠罩着，那是一些測量微小長度用的儀器，例如卡尺之類，一旁還有標尺的刻度。不用說，某個聰明人正在做一件嚴肅的工作，要對上帝的這個兒子進行精確的測量。他一定得到了一些不容置疑的數據，又從中推導出了一些重要的結論，不過我們不得而知。

其實，耶穌在世時，這項用人間的尺度對他進行測量的工作就已經開始了。例如，他的本鄉人用出身道把尺子量他，得出結論道：“他不是那個木匠的兒子嗎？”

這個歷史延續至今。人們手持各種尺子，測量出一系列可見的數據，諸如職位、財產、學歷、名聲之類，據此給每一個人定性。凡是這把尺子測量不出的東西，便被忽略不計。那被忽略了的東西，恰恰是人身上真正使人偉大和高貴的東西，即神性。

假如耶穌生活在今天，我敢斷定，他絕無希望被任何一家公司聘用，只能混迹于民工隊伍之中。

當然啦，今天有發達的科學，測量工作能够深入到人體最精微的結構之中，比如基因。如果某位科學家宣布，他已破譯耶穌的遺傳密碼，確證瑪利亞無性受孕生出的這個兒子原來是最早的克隆人，我相信也不會有人感到驚訝。





#### 四 擦肩而過

一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我們看不見汽車，只能看見它的寬大氣派的後視鏡。天空燃燒着火紅的晚霞，這晚霞也映照在後視鏡裏。公路那一邊，遠方有一大片朦朧璀璨的燈光。真是一個美麗的黃昏。那個駕車者是誰？他的目的地是哪裏？都不知道。不過，我們有理由猜測，等待他的將是一個歡樂的不眠夜。

我們看不見他眼中的欣喜、急切或疲憊，只能看見後視鏡。我們看見，在這面寬大氣派的後視鏡裏，襯着晚霞的背景，兩個人影擦肩而過：迎面走來的是基督耶穌，一襲長袍，步態安詳；在耶穌身後，是一個長跑者的穿白背心的背影。

在一輛時速 120 公里以上的汽車的後視鏡裏，這個場景必是一瞬間。在這個瞬間，駕車者朝後視鏡瞥了一眼沒有？或者，在此前的一個瞬間，當汽車剛剛越過朝同一方向行走的耶穌時，他朝車窗外瞥了一眼沒有？可是，即使瞥了，他又能看見什麼？在那樣的車速下，耶穌與路邊那一棵棵一閃而過的樹沒有任何區別。在最好的情形下，假設他注意到了耶穌的異樣外表，他會緊急剎車嗎？當然不，他一心奔赴前方的歡樂之夜，怎麼舍得為路邊一個古怪行人浪費他的寶貴時間呢。

那個長跑者是迎着耶穌跑來的，剛才兩人曾經相遇。他注意到耶穌了嗎？顯然也沒有，否則，即使出于好奇，他也會停下脚步，回頭觀望。他全神貫注于健身，義無返顧地沿着固定路線向前跑去，對邂逅的行人不感興趣。

這幅畫的標題是：**擦肩而過**。

耶穌早已說過：“他們看是看見了，却不曉得；聽是聽見了，却不明白。”

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人人都是忙人，擦肩而過更是常規。

忙于什么呢？忙于勞作和消費，健身和享樂，總之，是忙于讓身體疲勞和舒服、強壯和損耗的各種活動，人們把這些活動稱做生活。

于是，奔忙的身體與靈魂擦肩而過，泛濫的信息與真理擦肩而過，頻繁的交往與愛擦肩而過，熱鬧的生活與意義擦肩而過？因為，人與神擦肩而過。

## 五 信仰和創造究竟有着怎樣的關係？

開始聽說旺忘望信主，我很吃驚，心裏想：對於這個連名字也散發着強烈後現代氣息的藝術家來說，此舉是否又一個後現代的藝術行為呢？後來，在一次朋友聚會時，我和他單獨交談，帶着疑團向他提了許多問題，而他則向我追敘了放縱和反叛的空虛、死亡的恐懼，以及信主以後的寧靜和充實。經過這次談話，我的疑團消釋了，相信了他的信主不是一個心血來潮的舉動，而是一個真實的**靈魂事件**。

但是，新的擔憂產生了：在他的生命衝動被基督馴服之後，他還能保持原來那種無拘無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嗎？倘若世上多了一個基督徒，却因此少了一個藝術家，我不認為是一件劃算的事。現在，旺忘望的新作又解除了我的這一擔憂。出奇制勝的構思和拼接，強烈衝擊視覺的畫面，表明這些新作仍具有解構傳統的後現代風格。但是，在這裏，解構本身不復是目的，而成了彰顯真理的一種方式，拒絕信仰的後現代在揚棄中奇特地證明了信仰的成立。

我不把旺忘望看作一個宗教藝術家，成為基督徒僅是他的精神蛻變的一個契機，別的藝術家完全可能遭遇別的契機。**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對於一個現代藝術家來說，信仰和創造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

柴扉後面的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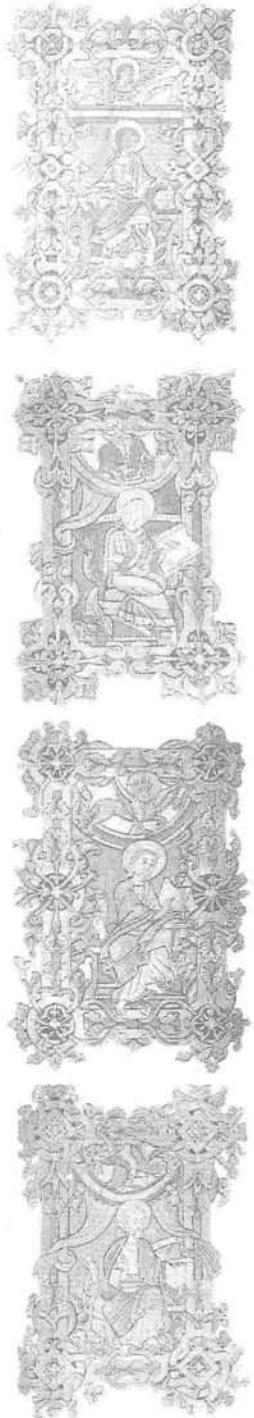
——致周國平的信

>>> 奈子

剛剛讀了您的《現代人與福音》，我不能等到仔細讀完後再寫回信，我想告訴您，我被感動了。在我的感動中，有個意念竟縈繞不去：“天國近了。”——我朦朧感覺到，天國離您的心已不遙遠……

您可千萬不要錯過了。

謝謝您。請您再多寫些您心靈“看見”的作品——在這個物質遮蔽了一切的世代，高貴的靈魂多么需要“良知的承擔與見證”，而這一見證的提供者必得經驗到永恒進入時間、無限接觸有限、偉大寓于平凡的神聖時刻——那正是“人子”<sup>◎</sup>臨在，并把奧秘莊嚴揭開的時刻。當那時刻降臨的時候，一扇雖不可見，却是通往更大真實的精神之門才可能向我們敞開，于是，我們才可能瞥見柴扉後面的天國。



這是真的。這十多年來我在耶穌基督的生命裏不斷經驗到信仰是多么真實而出其不意地幫助意識擠開那扇雖不可見，却是通往更大真實的精神之門——我多么希望這經驗也能够為您所體驗，并成為您生命的見證。

在您這篇對旺忘望新作的評論中，您對旺忘望新作的信仰內涵作了深層解讀——這令我欣喜。其實，您的一系列《讀聖經札記》也曾令我欣喜，您似乎時常在具體可見事物之中瞥見某些不容易看見的存在。我相信那不可見的存在比可見的存在要值得留意得多，因為它可能指向更大真實——這是我在信仰中不斷重復却歷久彌新的經驗。

剛剛我提到我欣喜于您對旺忘望一系列信仰作品的“解讀”，我之所以欣喜，其實並非在於您“看見”了某些不容易看見的事物，而在于您在對事物的觀察中，雖然時常使用您所熟悉的哲學的尺度，但您却不狹隘而堅信地依賴那個尺度——當那尺度衡量不出某些事物時，您不遲疑地暫時地把它挪開——“在哲學給不出答案的地方”，您智慧地“抽身而出”。于是，您到達了哲學所不知道的起點：您向那不被哲學所規定的更大真實敞開了您的心——因此，天國近了——並且，在您不知不覺中導引了您的視線……

您的文章感動我的正是您在這個視覺方向上的看見。

我依稀記得，我初讀您的《讀聖經札記》時，我的思緒也曾被您攬動——我發現您從耶穌基督的言行中隱約瞥見了連許多神學家、解經家、布道家都沒有覺察到的美，那是除了人子耶穌，任何人都不可能天然具有的尊貴而卑柔的光輝。那光輝其實早已閃爍在那本為耶穌基督作真實見證的聖經之中。

我不能不感到驚奇：為什麼耶穌基督身上某些不曾被神學家識得的光輝，却被一位還不是基督徒的哲學家朦朧地識得？我發現，您之所以能够朦朧地識得那光輝，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大智慧令您折服。面對他的智慧，您智慧地不再絕對信任哲學的尺度；您智慧地不再以“已知”規定“未知”；您智慧地不再囿于理性的局限；您智慧地不再回避向更大智慧敞開，并且，至少在理性上，至少暫時地，您沒有規避專注于耶穌的機會——您定睛于他，于是，您就不知不覺地被他帶到

了您的理性本不曉得的所在——黎明在廣遠處浮現，太陽依稀升起，在燭光照不到的原野，萬物生長，百鳥歌吟……

## 二

不知道爲什么，在讀您的文章時，我忽然想到公元一世紀東方三博士到達伯利恒的路程<sup>②</sup>——福音書並沒有清楚記載三博士的起行處，只模糊地提到東方——我實在驚奇于這一模糊的空白——我以為這是福音書預留給歷世歷代不知置身何處的讀者一點都不模糊的起點——那可以是我們任何一位的置身處——此刻，無論我們佇立何方，馬槽中的嬰孩早已爲我們從永恆進入時刻，而且，那顆爲他而升的星辰也一直在我們前面閃爍，無論我們從何處起行，只要我們跟從那顆引導我們的靈魂走向伯利恒的大星，伯利恒的馬槽就是我們此行的終點……

但東方三博士到達伯利恒的路程似乎既沒有被哲學家看見，又沒有被神學家紀念。即使在美麗的聖誕夜，我們也總是很容易地想到天使的報告，牧羊人的奇遇，而不容易思想三博士從模糊的東方到達伯利恒——并向馬槽中的嬰孩獻上黃金，沒藥和乳香的全部意義指稱……

其實，既沒有被哲學家看見，又沒有被  
神學家紀念的“靈魂事件”  
豈止這一件呢？讀聖經時  
我時常碰到一些被神  
學家遺漏的寶石，而  
那些寶石似乎指  
向更大的更  
測不透的  
隱藏在  
馬槽  
中  
的

恩典。我不得不想：如果哲學和科學都不能成為它們所衡量不出的事物的尺度，那麼，宗教和神學就可以成為衡量馬槽裏的嬰孩的尺度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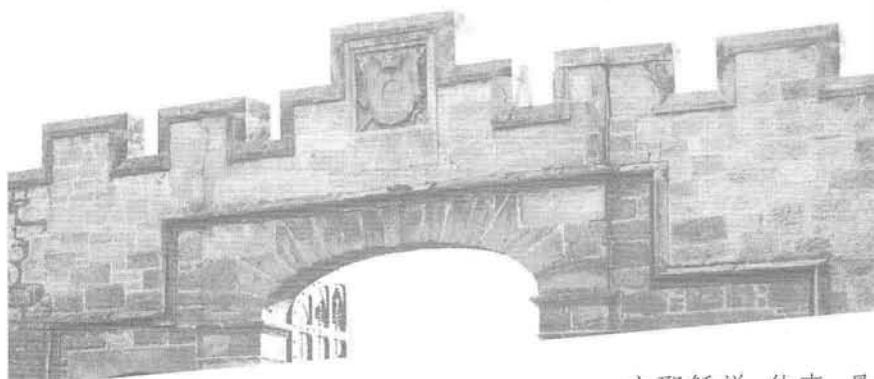
我之所以謹慎而執拗地進入這些思想，不僅僅因為我時常感覺到給耶穌作見證的聖經宛若一座測不透的生命的礦藏，那裏潛伏着人所測不透的無限量的智慧，而且因為，近幾年我時常困惑地感受到外邦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對耶穌基督所應許給我們的“更豐盛生命”的雙重“誤解”——這裏我必須把“誤解”加上引號，因為我並不能肯定我那點有限的理性和知覺是否也同樣用錯了尺度。

### 三

即便如此，我還是想要和您分享我對信仰的生命體驗，以及與信仰相關的一些模糊的直覺。我之所以選擇和您分享這些我自己也需要謹慎對待的思想，是因為在您的這篇評論的最後，您坦率地描寫了您最初對旺忘信主這一“靈魂事件”的驚奇和擔憂——您既驚奇於一個連名字都散發着強烈後現代氣息的藝術家在耶穌基督裏的生命蛻變，又擔憂於他的生命衝動被基督馴服之後，是否還能保持原來那種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您的驚奇和擔憂恰恰把我一些模糊的思想再次攬動了。雖然，旺忘信主後的新作用解除了您的擔憂，但我却擔心您的擔憂並沒有從根本上解除（所以，不是一次解除就永遠解除），因為造成這耽憂的恰恰就是我朦朧感覺到的外邦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對那“更豐盛生命”的雙重“誤解”。

所以，在這封書簡中我想和您分享我的看見——也想經由和您的分享，向外邦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一并見證我對耶穌基督所應許給我們的“更豐盛的生命”的體驗。





主耶穌說，他來，是要人“得生命”，並且“得更豐盛的生命”——我想，若這一真理的生命形式已經由基督徒的個體生命獲得了豐富彰顯，那麼，您的耽憂或許就不會發生。

但現實狀況却令人遺憾——有些現象確實令我困惑：為什麼有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也許主要是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成為基督徒之後，却經歷了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枯竭”？正象您起初懷疑這是否是他們的生命衝動被基督馴服的結果，連他們自己可能也虔誠地把這一“枯竭”當作他們“得生命”的“見證”！但我却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地接受這樣的見證！我時常困惑地懷疑：是不是有人在真實的信仰裏接受了耶穌基督的“生命”，却因着某些神學或宗教“鱗片”的“遮蔽”而拒絕了這“生命的豐盛”？

#### 四

愛默生在致W·E·錢寧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人生在世，應以上帝為最高統帥，這從最高意義上講，是人性的理想，或者說是神聖的法則；因為只有這個法則才能把人從低於人的事物中解放出來。”

但我却相信耶穌基督所給予我們的“更豐盛的生命”不僅僅是一種把我們從“低於人的事物中解放出來的”生命，而且是一種把我們從理性情感的不完全不理想狀態中釋放出來的，更美麗更理想的生命，這生命是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的有機結合（因為人原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當這一結合發生時，人就從人的原有狀態上升——從“本來有”的狀態，上升到“應該有”的狀態——於是，農夫就從土地的奴隸，上升到大地的詩人，詩人就從“在大地上畫許多窗戶”的孩子，上升到“在時間之塔上瞭望”的守望者。

這種上升對理性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條道路只有蘇醒的靈魂曉得。

因此我相信“恩典不摧毀自然，却成全自然”——但我更相信恩典對自然的成全離不開耶穌基督吩咐我們的那條足以擔保一切“得生命”者真正活出“更豐盛生命”的法則——那就是：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英文譯為：“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sup>⑤</sup>

我驚奇地發現，主耶穌的這條誡命把人性的全部情感空間、直覺空間、理性空間、意志空間無一遺漏地聖化了，神性與人性在這條誡命中達到了最完整最有機的融合——宛若神子進入馬槽，天國進入人間，“道成肉身”的恩典亦如此聖化且升華了“得生命”者人性意涵的全部範圍和層面。于是，“生命的理想”就在這恩典中奔向“理想的生命”了——人的情感能力、直覺能力、理性能力、意志能力，乃至原本沉睡的靈魂能力就在這恩典中理想地發展出極大潛能。因此，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就被恩典中的生命力更有力地推動了——這不僅在西方經典文藝史中得到了印證，而且在西方經典科學史中也得到了印證。

可是，我也驚奇地發現，在我們較晚近的教會傳統中，特別是在為數不多的中國基督徒文學藝術家的信仰實踐中，我們似乎不經意地輕忽了這條誡命的完整內容——我們似乎只曉得愛主“with all our heart”，却忽略了愛主也應“with all our soul ,and with all our mind”。這樣，我們就忽略了象詩人那樣：“讓上帝在我們的熱情和理性中，在我們的直覺和邏輯中作個至高的‘調停者’”——我們忽略了“和平之子”<sup>⑥</sup>對我們心靈戰場的全面收復，我們亦忽略了他收復後更美麗的建設：我們以為他收攏了我們的翅膀，却沒想到我們原本會傷毀理性的熱情，以及會熄滅熱情的理性；我們原本懵懂的直覺和自以為是的邏輯在恩典的調停中不僅可以和諧舒展為翱翔于天空的羽翼，而且，可以承受更強勁之風的鼓動。

我相信主耶穌從來不說多余的話，我相信聖經啓示的全部精意包含在每一字句不可或缺的全部含義之中。

我相信主耶穌所要給我們的是一種全人得贖的生命——那是永生神從創世之初所賦予人的理想的生命，那生命曾經在亞當受引誘前的生命中燦然一現。

讓我們翻開聖經《創世記》吧，那兒記載了時空的開始，那是上帝最美麗的創作。不知道為什麼，在讀《創世記》第一章時，我時常會在創世的時空秩序中，在創世的邏輯情感中，在浩瀚的時空





織體和萬物有序的位置關係中，隱約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時空的“音樂形式”（難道不也是一種說不出的時空的“數學形式”？）。甚至，我會隱約感覺到上帝的創作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可以衡量一切的審美尺度：科學的思想，藝術的思想，建築乃至文學的結構似乎都可以從《創世記》第一章中——從創世的邏輯和情感中獲得啓蒙。

《創世記》第一章也告訴我們，在伊甸園裏，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後，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解經家留意到上帝給予人的靈性，於是，就以“有靈的活人”籠統地把人性中的神性一帶而過了。可是，我却時常覺得**“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似乎還有一些沒有被解經家留意到的意義空間。我時常覺得，人的理性能力、創造能力本身就隱含了創造者的“性情”，因而，理性能力和創造能力本身就包含了創造者的神性。在創世之初，在伊甸園裏，上帝欣然地把這神性分給了人，若非如此，他怎麼能把管理自然的神聖使命托付給人呢？<sup>⑤</sup>

非但如此，在《創世記》第一章裏，我也看到上帝對人類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神聖啟動。當耶和華神吩咐亞當給一切動物命名的時候，人類的藝術想象力就進入了被莊嚴啟動的時刻——我相信亞當給一切動物命名是人類被上帝授權運用藝術想象力的開始。當亞當滿意地給所有動物起了各不相同的名字時，人類就在伊甸園裏建起了一座運用語言進行藝術創作的經典性豐碑，那豐碑建立在神人親密同在的生命關係中。

所以，我相信，當我們的情感空間、直覺空間、理性空間、意志空間被神聖之愛完全占據，當我們的生命在靈魂的道路上被恩光導引，當人性與神性藉着耶穌基督而實現了莊嚴結合，并在真理的道路上不斷擴大、致遠、敞開的時候，我們的理性能力、直覺能力、想象能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拯救性恢復，於是，農夫就可以從土地的奴隸上升為大地的詩人，詩人就可以從“在大地上畫許多窗戶的孩子”上升到“在時間之塔上瞭望”的守望者。

這就是馬槽裏的嬰孩帶給我們的那測不透的恩典，這恩典我們在“當下”，在“此岸”就可以經驗。

願這恩典您同在，願主在靈魂的道路上被您遇見，并引導您進入柴扉後面的天國——那兒有廣袤而美麗的叢林，那是上帝的叢林，願我們的生命和作品一并成為“上帝叢林中的一葉”<sup>⑥</sup>，並生長于時間的大地——這是我的祈禱，為您，為我自己，為《蔚藍色》所有的作者，也為那些在牛奶面包的飽足後靈魂却依然饑渴的人……+

注釋：

①“人子”即耶穌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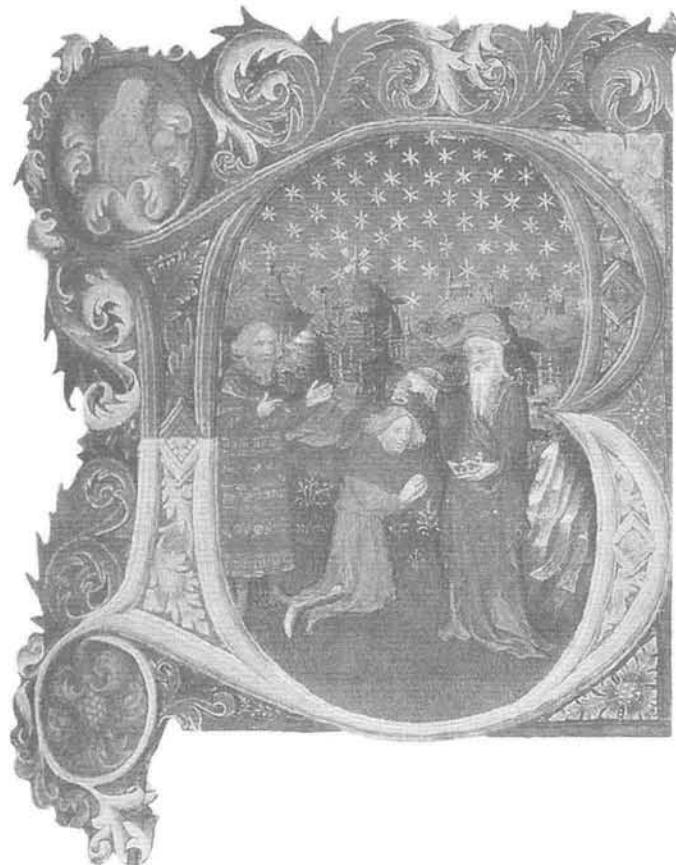
②聖經記載：耶穌降生時，東方三博士看見了一顆奇妙的星，那星引導他們到達伯利恆的馬槽邊，于是遇見了誕生于馬槽的嬰孩……

③參見《聖經·馬可福音》12:30。

④“和平之子”指耶穌基督。

⑤《聖經·創世記》記載，神托付人管理空中飛的鳥，地上走的獸，海裏游的魚，并全地。

⑥引自紀伯倫《先知》。



# 天使樹

>> 寧子

街燈亮了。

聖誕樹上的燈飾也亮着。我帶諾兒走出商場，路邊雖沒有皚白的雪，但風已十分寒冷。

我抱着諾兒，諾兒抱着雪白的絨熊。

“再睡幾個覺就到聖誕節了呢？”

諾兒又在問我。她總是以睡覺來計算時間。

“再睡十幾個覺吧！”

“十幾，是多少呢？”

“唔，”我想了想，“再睡十六個覺就到聖誕節了。”

“十六個覺有多長呢？”諾兒嚅囁着，她知道，我開車的時候是不喜歡多話的。

“媽媽可以數給諾兒聽嗎？”她又問。

“諾兒自己數。”

“可是，諾兒喜歡聽媽媽數。”

她總是這樣，喜歡聽我數，而且喜歡我快快地數，好像這樣，聖誕節就快快地來了。

聖誕樹下已經有了諾兒的禮物，諾兒知道，過幾天，這只小熊會和許多小朋友的禮物一起放到一棵很大的天使樹下，聖誕前夜，會有愛的天使把它送到一個需要愛的小女孩手中，她的家中可能沒有聖誕樹……

諾兒抱着小熊走進臥室，我知道她多喜歡這只熊，我也和她一樣的喜歡，這是一只穿了聖誕彩衣的熊呢！

晚禱後，我吻着諾兒，悄悄說：

“帶着小熊睡吧！把你的愛和小熊一起送給那個女孩。”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她很窮嗎？”

“唔，我想，她需要幫助。”

冷風在夜空中低吟，星星也亮着，諾兒已經睡熟。我爲她掖緊被窩，我的手觸到了小熊柔滑的衣服，從小熊的衣服上我摸到了諾兒柔軟的手，我忍不住俯下身來，我凝視着諾兒，她的鼻翼輕輕扇動着，隨着她微微起伏的呼吸，小熊雪白的絨毛也微微起伏着。我撫摸着諾兒，忽然掠過一個念頭：

“爲什么不把小熊留給諾兒呢？”

我立刻感覺到驚愕，我知道，我是不可以把小熊留下的。在商店裏，我第一眼看見這只小熊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就是那個女孩想要的禮物，甚至，我還想到，也許那孩子正在爲這件禮物向上帝祈禱……

“可是，諾兒也喜歡呢！”

星星亮着，床頭的燈也亮着，我知道，上帝已經不喜悅我此刻的意念。

太陽透過百葉窗縫照了進來，諾兒抱着小熊坐在床邊，我猶豫着：

“諾兒喜歡這只小熊嗎？”

“喜歡。”

“諾兒想留下嗎？”

諾兒抬起頭來，我看見她眼中的驚喜：

“我可以嗎？”

“假如，”我遲疑着，“假如諾兒拿另一件東西交換……”我從她的玩具架上拿下一只絨狗，我知道，這只狗，我並不十分喜歡。

“怎么可以這樣，媽媽？”——我看見瀟瀟責備的目光，她正準備上學——“諾兒已經有了許多的禮物，而那孩子，可能只有這一件。”——她竟在重複我對她們說過的話。我有些困窘，但我依然抗拒着：

“這只小狗，也許，那孩子也會喜歡……”

諾兒望望姐姐，又望望我，點點頭。

午後，我獨自坐在窗前，我無法逃避心中的不安，我知道，如果我把那只小狗放到天使樹下，那小女孩的失望將會使我一切的愛都失去重量。我知道，當我把一件我不喜歡的東西當禮物送出去的時候，我的禮物就和我的心意一樣不美……

忽然，門口有悉悉索索的響聲，諾兒已經回來，她知道，我獨自坐窗前的時候是不喜歡被打攪的。但悉悉索索的響聲還是向我靠近。

“媽媽”，諾兒貼近我的耳邊。

“嗯？”

“我想，”她遲疑着，“雖然，我很喜歡這只小熊，但是，我想，我還是應該把它送給那個女孩。”

“哦？！”我有些驚愕，“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諾兒緊緊地摟着小熊，“我可以再帶小熊睡幾天嗎？”

“當然。”我抱起諾兒，我摸到了小熊柔滑的衣服，上面依然帶着諾兒的體溫，我的心裏充滿了溫柔的感動。

“天使樹下還有小熊嗎？”諾兒悄悄問我。

“我不知道。”

“但上帝知道，是嗎？”

“是的。”

“那個女孩住哪兒呢？”

“我不知道。”

“但上帝知道，是嗎？”

“是的。”

起風了，門前的小風鈴發出清亮的響聲，這是我們搬來後買的第一串風鈴，我極喜歡它的造型：細長的鈴垂懸挂在小房子上。

“房子上有什么呢？”

“有燕子。”

“燕子在說什么呢？”

“It is a little house where we live, but God still know where it is.”（“這是我們住的一間小房子，但上帝知道它在哪裏。”）



于是，我想起那個等候禮物的女孩——那兒有間小房子，房子裏可能沒有聖誕樹，但聖誕節的早上，當諾兒跑到聖誕樹下找禮物的時候，天使也會把這只小熊送給那女孩……

上帝知道她的住處，也知道她的願望——于是，我就不敢輕看了她的祈禱，不敢輕看了天使樹在聖誕節的早晨帶給她的祝福。

上帝愛這個孩子，過于她的母親——想到這裏，我的眼睛濕潤了……+

(本文寫于幾年前，原載于《海外校園》)



他



那

鴻



那年我六歲。

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不大喜歡他。他長得一點也不好看。可他的眼睛很熱。

他以前是個木匠。一個同學跟著我說他有一只木頭小馬是他做的，不過我不信。

他更象個醫生，他治了很多人們的病。

很多人要去摸他，他也没生氣。他的手也一定很熱。

有人說他其實是個國王。也有人說他是個騙子。他是個奇怪的人。

他發起火來象只獅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象一只綿羊。一只溫柔的羔羊。他喜歡把自己叫做羔羊。一開始我不喜歡羔羊，後來我就喜歡了。

他喜歡狐狸、飛鳥和百合花。

他喜歡孩子。他說只有小孩子才能到他家玩。可是沒人知道他的家在哪兒。他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不過我還是挺想去他家的。那肯定有好多你想也想不出的好東西。

他說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最少一個，我猜）天使在天上常見他父親的面。他常常說起他的父親。說實在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大人象他這樣和父親這麼好的，他也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想他父親也一定不一般。有時候我甚至挺想見見他。

我看見他流過眼泪。他總是為別人的事傷心。

他能在水面上走，風和海都聽他的，我沒見過，可我信。

我要是有他這麼厲害，還會象他一樣傷心嗎？

他總是為別人傷心。

我知道好多孩子都很孤獨。

可他比所有的孩子都孤獨。

他說話別人老不明白。可能他們就不想聽，也不想明白。

有點象小孩子說話大人老不明白一樣，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想聽。

最後，他們把他給殺了。全世界的人都去看熱鬧去了。我媽沒讓我去。

那天特別黑。我害怕極了。（——不過我不會承認的。）

五歲的瑪利亞很認真地跟我說：他是為所有的人死的。

**所有的人？**

**也為我嗎？**

夜裏我夢見了釘子和血。

很多的血。

後來聽說他三天以後又復活了。我看見大人們都在小聲地說這事，我一挨近，他們就立刻不說了。

其實我什麼都知道。

在所有的故事裏好人都是不會死的。

而且，他比所有的故事都神。



要不是他自己願意，他們根本就殺不了他。

他自己願意。

**也是爲我死的嗎？**

我還是不太明白。可是我相信，雖然我一句話也沒跟他說過。

這是我和他的秘密：

他心甘情願。

**也爲我嗎？**

一定很疼吧。

**也爲我嗎？**

我和誰也没說，省得他們笑我。

不過還是告訴了瑪利亞，她聽了就不哭了。

很多年以後他改變了我的整個生命。

我真沒想到。

有時候我想告訴他，發生了很多事，我已經長大了很多……

不過我又想，其實他都知道。其實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從來沒有。

這一切實在奇妙。手



耶穌在約旦河受洗

(西班牙) 格列柯

# 交換禮物。

## 禮物交換

&gt;&gt; 吳琨生



1994年二月，我去日本訪問出版機構，借宿的友人家有兩個女兒，小的那個還不怎麼會穿衣服。不過，只要幫一幫，厚重的冬衣很快就穿上了。小小孩穿衣的動作，使我不期然想起年邁的父親。父親穿衣服很慢很慢，套頭式的內衣、衛生衣，更一定得靠人幫忙。這是人生必經的歷程，我不該感慨，只是當時我却有點黯然。

如果把人生的起點、終點，比喻成我們和上天交換禮物的時候，那么：

剛誕生的小孩，是上天給的一份全新的禮物；正邁向最後一程的長者，從生理層面看，是一點也不新了。

——上天把**生命力**給我們，

——我們把**衰老**還給上天。幸好，軀殼新舊只是部分人生。



我認得一位商人，十多年前他還年輕，某日在毫無準備之下，突然心脏劇烈絞痛，幾乎把命送了。住院期間，他對生命重新詮釋：每天早上醒來，深慶仍在世間，不再像以前一樣，沒有感覺，好像醒得過來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位走過生死線的朋友，珍惜大病之後的每一天，認為日子是造物主的禮物，不可浪擲。



每一個日子代表一個可以重新來過的機會，日子的可貴應該在此。

可是，機會不等於**自動成長**，使人成長的是責任。

同樣是學生，有人隨歲月成長，有人不成長。同樣是老師，有的每一年成長，有的好多年才長一點點。

**成長**使一個人沉穩、自信而又謙卑，**成長**是給自己、給周圍的人、給上主的好禮物。

——上主把**日子**當作禮物給我們，  
——我們把**成長**當禮物給上主。

### 三

從人生的起點，走到人生的終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  
有人抱憾，有人恐慌，有人懊悔，有人欣然。

從人生的終點，跨入浩瀚的永恒，有沒有誰在那裏迎接我呢？我要準備點禮物嗎？

在人生的終點，每人其實只有一件可帶——  
**我**——那個在日子歲月中一點一點模塑出來的**我**。那是我們每一天都在預備的禮物。

——我們生成怎樣，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我們長成怎樣，是我給上帝的禮物。†



# 情系

## 聖誕樹

▼  
▼  
小照



我希望擁有一棵自己的聖誕樹。這一直是我心中埋藏得最深的一個夢想。

最初告訴我聖誕樹的人，是我的父親。父親出生於一個中國早期基督徒的家庭。他童年的時候能夠每星期同他的母親與姐姐們去教堂敬拜。此後人事滄桑，到了生于70年代的我，基督教的傳統幾乎只剩下一個關於聖誕樹的追想了。

我在中國一個北方小鎮的童年過得清貧又快樂。每年冬天，我們姐弟都有一個特別的盼望——聖誕節。在聖誕夜，父親會將禮物包好，藏起來，然後讓我們根據線索去尋找。那時父親嚴禁我們對外聲張。因此，我們總是捧着通常是幾段甘蔗加一小包酥糖的聖誕禮物，心中充滿神秘又略帶刺激的欣喜。在那時的圍爐夜話中，我們從父親那裏知道了許多聖經故事。聖誕樹便象是一縷來自異域的馨香，一下子飄進我平淡無奇的日子裏。我常憑空地想象擁有一棵美麗的聖誕樹，然後在那樹下打開神奇的禮物。那些年，對我，聖誕樹簡直就是一面幸福生活的旗幟。

後來在成長的磨礪中，我已很少有那“賣火柴小女孩”式的幻想了。但聖誕樹仍隱約地在心底繫回，象是對誰驚鴻一瞥的暗戀。

終於，在讀研一的那個聖誕夜，我與同宿舍的女孩們一拍即合，決定來一次大膽嘗試，開一個有聖誕樹的小PARTY！我們偷偷跑到學校的操場上，砍下了一棵小松樹，用大衣裹了運回宿舍。我們將它置于一個塑料桶內，用幾本英文字典擠住。然後，我們把女生宿舍中的各種寶貝諸如項鍊、發夾等，統統挂將上去。一棵聖誕樹誕生了！我們請來二三知

已，圍着它做各種有趣的遊戲，又唱了許多歌。最後大家手拉手唱起了《歡樂頌》，每個人都好象沉醉在一種很深的莫名的情緒裏，十分動情。我一直深深地記着大家當時的樣子，那是一群花樣年華的，水一樣單純的大學女孩。當時並沒有人提到與基督教有關的話題，但那一晚的歡樂與感動却分明是來自那一株小小的、美麗的聖誕樹。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我的羊群和牧者。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和一份很好的工作。似乎我距離聖誕樹的夢想只有一步之遙了。此時，聖誕樹對我已是期待已久的新郎，我只希望他的到來十分自然而完美，不想有一絲的驚惶和勉強。因此由於現實條件的種種不合適，我仍舊得不到它。

不知是否是由聖誕樹而生的那縷淡淡的失意，我決然放棄了已擁有的一切，開始了異國羈旅的生活。來美後的第一個聖誕節臨近了，商家進入聖誕商品熱賣期。一棵棵散發着幽幽松香的聖誕樹被擺在商店的小廣場上。我離一棵自己的聖誕樹更近了，簡直是唾手可得。雖然它與我僅隔着一項財政預算，但仍不是我的。看着那些聖誕樹不斷被來來往往的人們搬上汽車買回家去，此時，我心中那縷失意彌漫得有些深了。

我們踏過鏟雪機堆在路邊的污雪來到一幢公寓樓後面的操場。舉目四望，眼前是一片寬闊的、全然平坦、全然潔白的雪地！生長在中國北方的我並沒有見過這麼美的白雪。午後的太陽溫暖安詳地照着，象一雙溫柔而巨大的臂膀，將這碗形的操場和立在其中的我們延攬入懷。我陶醉於這美麗的景致裏，仔細環顧四周，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就在離我不遠的身側，竟立着一株高大的聖誕樹！那樹一層一層地覆蓋着白雪，每一枝樹梢上都挂着晶瑩的冰凌，那雪在陽光下閃着淡藍色的光，那冰凌則折射着太陽的七彩！呵，在我所有的夢想與追尋中，可曾想到會擁有一棵這樣的聖誕樹？是誰創造了它，是誰妝飾了它，又是誰知道我心中切切的願望，將慈愛和光同這特別的禮物一起賜給了我？我那北方小鎮的童年的猜想、我青春年少的浪漫情懷、我跋山涉水的執着追尋……竟都在一剎間融進這聖誕樹冰清玉潔的光耀中了！我何曾孤單、我何曾缺乏！我竟一直是順着聖誕樹奇妙的光線走來的一個如此幸運的小女孩！我沉浸在這一片神界的美好與寂靜中，眼中不禁盈滿泪水。我抱起幼小的兒子，對他說：“快看，多么美的聖誕樹呵！你要記住它，永遠記着。”兒子忽閃着晶亮的眼眸望着我，他現在並不能理解這話的深意。不過，我會為他珍藏起這份美好的記憶，在他需要的時候，送給他。





守  
望

的

角  
度

周國平

若干年前，我就想辦一份雜志，刊名也起好了，叫《守望者》，但一直未能如願。我當然不是想往色彩繽紛的街頭報攤上湊自己的一份熱鬧，也不是想在躊躇滿志的文化精英中擠自己的一塊地盤。正好相反，在我的想象中，這份雜志應該是很安靜的，與世無爭的，也因此在普遍的熱鬧和競爭中有了存在的價值。我只想開一個小小的園地，可以讓現代帕斯卡爾們在這裏發表他們的思想錄。

我很喜歡“守望者”這個名稱，它使我想起守林人。守林人的心境總是非常寧靜的，他長年與樹木、松鼠、啄木鳥這樣一些最單純的生命為伴，他自己的生命也變得單純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守護森林，瞭望雲天，這守望的生涯使他心明眼亮，不染塵囂。“守望者”的名稱還使我想起守燈塔人。在奔流的江河中，守燈塔人日夜守護燈塔，瞭望潮汛，保護着船只的安全航行。當然，與都市人相比，守林人的生活未免冷清。與弄潮兒相比，守燈塔人的工作未免平凡。可是，你決不能說他們是人類中可有可無的一員。如果沒有這些守望者的默默守望，森林消失，地球化為沙漠，都市人到哪裏去尋歡作樂？燈塔熄滅，航道成為墓穴，弄潮兒如何還能大出風頭？



在歷史的進程中，我們同樣需要守望者。

守望是一種角度。當我這樣說時，我已經承認對待歷史進程還可以有其它的角度，它們也都有存在的理由。譬如說，你不妨做一個戰士，甚至做一個將軍，在時代的戰場上衝鋒陷陣，發號施令。你不妨投身到任何一種潮流中去，去經商，去從政，去稱霸學術，統帥文化，呵叱風雲，指點江山，去充當各種名目的當代英雄。但是，在所有這些顯赫活躍的身影之外，還應該有守望者的寂寞的身影。

守望者是這樣一種人，他們並不直接投身于時代的潮流，毋寧說往往與一切潮流保持着一個距離。但他們也不是旁觀者，相反對於潮流的來路和去向始終懷着深深的關切。他們關心精神價值甚于關心物質價值，在他們看來，無論個人還是人類，物質再繁榮，生活再舒適，如果精神流于平庸，靈魂變得空虛，就絕無幸福可言。所以，他們虔誠地守護着他們心靈中那一塊精神的園地，其中珍藏着他們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同時警惕地瞭望着人類前方的地平線，注視着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在天空和土地日益被擁擠的高樓遮蔽的時代，他們懷着憂慮之心仰望天空，守衛土地。他們守的是人類安身立命的生命之土，望的是人類超凡脫俗的精神之天。

說到“守望者”，我總是想起塞林格的名作《麥田裏的守望者》。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這部小說的中譯本印着“內部發行”的字樣，曾在小範圍內悄悄流傳，也在我手中停留過。“守望者”這個名稱給我留下印象，最初就緣于這部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被學校開除的中學生，他貌似玩世不恭，厭倦現存的平庸的一切，但他并非沒有理想。他想象懸崖邊有一大塊麥田，一大群孩子在麥田裏玩，而他的理想就是站在懸崖邊做一個守望者，專門捕捉朝懸崖邊上亂跑的孩子，防止他們掉下懸崖。

後來我發現，在英文原作中，被譯為“守望者”的那個詞是 Catcher，直譯應是“捕捉者”、“棒球接球手”。不過，我仍覺得譯成“守望者”更傳神，意思也好。今日的孩子們何嘗不是在懸崖邊的麥田裏玩，麥田裏有天真、童趣和自然，懸崖下面是空虛和物欲的深淵。當此之時，我希望世上多幾個志願的守望者，他們能以智慧和愛心守護着麥田和孩子，守護着我們人類的未來。<sup>+</sup>





## 人的高貴 在于靈魂

>> 周國平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他的意思是說，人的生命像蘆葦一樣脆弱，宇宙間任何東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間任何東西高貴得多，因為人有一個能思想的靈魂。我們當然不能也不該否認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貴却在于他有靈魂生活**。作為肉身的人，人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唯有作為靈魂的人，由於內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貴和平庸，乃至高貴和卑鄙。

兩千多年前，羅馬軍隊攻進了希臘的一座城市，他們發現一個老人正蹲在沙地上專心研究一個圖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學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羅馬軍人的劍下，當劍朝他劈來時，他只說了一句話：“不要踩壞我的圓！”在他看來，他畫在地上的那個圖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寶貴的。更早的時候，征服了歐亞大陸的亞歷山大大帝視察希臘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哲學家第歐根尼，便問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擋住我的陽光！”在他看來，面對他在陽光下的沉思，亞歷山大大帝的赫赫戰功顯得無足輕重。這兩則傳為千古美談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臘優秀人物對於靈魂生活的珍愛，他們愛思想勝於愛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靈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顯赫的權勢）更加高貴。

珍惜內在的精神財富甚於外在的物質財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賢哲的共同特點。英國作家王爾德到美國旅行，入境時，海關官員問他有什么東西要報關，他回答：“除了我的才

華，什么也沒有。”使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他擁有不能用錢來估量的藝術才華。這位驕傲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告訴我們：“世間再沒有比人的靈魂更寶貴的東西，任何東西都不能跟它相比。”

其實，無需舉這些名人的事例，我們不妨稍微留心觀察周圍的現象。我常常發現，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一點不起眼的靈魂生活的迹象，也會閃放出一種很動人的光彩。

有一回，我乘車旅行。列車飛馳，車廂裏鬧哄哄的，旅客們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個少女躲在車廂的一角，全神貫注地讀着一本書。她讀得那麼專心，還不時地往隨身攜帶的一個小本子上記些什麼，好像完全沒有聽見周圍嘈雜的人聲。望着她彷彿沐浴在一片光輝中的安靜的側影，我心中充滿感動，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代。那時候我也和她一樣，不管置身於多么混亂的環境，只要拿起一本好書，就會忘記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經是一個作家，出過好幾本書了，可是我却羨慕這個埋頭讀書的少女，無限緬懷已經漸漸遠逝的有着同樣純正追求的我的青春歲月。

每當北京舉辦世界名畫展覽時，便有許多默默無聞的青年畫家節衣縮食，自籌旅費，從全國各地風塵僕僕來到首都，在名畫前流連忘返。我站在展廳裏，望着這一張張熱忱仰望的年輕的面孔，心中也會充滿感動。我對自己說：“有着純正追求的青春歲月的確是人生最美好的歲月。”

若干年過去了，我還會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車上的那個少女和展廳裏的那些青年，揣摩他們現在不知怎樣了。據我觀察，人在年輕時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隨著年齡增長就容易變得越來越實際。由於生存鬥爭的壓力和物質利益的誘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關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結果是靈魂日益萎縮和空虛，只剩下了一個在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軀體。對於一個人來說，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願他們仍然保持着純正的追求，沒有走上這條可悲的路。<sup>+</sup>





## 基督、基督教、基督教文化（二）

>> 遠志明

### 福音與文化的定位

#### 一

耶穌基督的福音超越一切文化之上。從本質上說，福音來自天上，是上帝的啓示；文化出于地上，是人類的造就。

#### 二

福音的真理性不需要任何文化的證明，每一種文化都需要福音的更新（每一種有限性都需要無限性的注入才能結束自身的掙扎而告完成）。

#### 三

這不是說，文化與福音原本毫不相干。任何一個古老完整的文化系統，作為人類心靈的一種展現，即使未經福音更新，內容良莠混雜，其中也必然包含如下成份：

1. 對罪的無奈。
2. 對真善美的尋求。
3. 對福音有聲無聲、自知或不自知的期待。
4. 上帝一般啓示的亮光。

#### 四

福音所表明的上帝對人類的眷顧和救贖，同文化所表明的人類的無奈和尋求，構成一個渾然一體的歷史事實，同證上帝的真實和福音的可貴。

## 五

雖然福音光臨人間有一特定時空點，但因其普世性的本質和使命，必有普世性的預備，必有諸多人類歷史文化要素的印證。

### 福音對文化的光照

#### —

福音不是必須蔑視進而否定文化，乃是必須正視進而光照文化。這是因為文化值得被福音光照：一種民族文化恰如一個民族的世俗生命，基督降世不是來忽略這個生命乃是來重生這個生命。重生就要面對基督之光，現出罪性，震撼理性，啓動靈性。

#### 二

在福音光照下，不僅一文化之良莠利害，終於有了來自終極真理的神聖價值裁定，而且唯有在這種光照下，滲透于諸多文化要素中的上帝一般啓示，才能晰晰映出亮光來（人若沒有特殊啓示的光照就看不出或看不清一般啓示）。

#### 三

任何一個古老完整的文化系統（以中國文化為例），必然包含上帝一般啓示的亮光，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第一個根據就是上帝的主權。上帝的絕對主權決定了人類文化的本質必定與他相關。上帝從來不僅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乃是萬族之本（徒17:26），人類之光（約1:4），普世之王（詩47:2,8;羅3:29），歷史之主（徒14:16;詩29:10;耶10:10）。上帝的一般啓示遍及宇宙（詩19），詰問文化（徒17:23），廣布人心（羅1:19），可以揣摩而得（徒17:27）。

#### 四

第二個根據是聖經記載的歷史事實：全人類各民族都是挪亞的後代，《創世記》前十一章記載的人類共同史，應該在任何一個足夠古老的民族文化歷史中找到相關痕迹。



## 五

第三個根據是古老文化要素本身的印證。任何想當然的議論，最終必須面對事實本身。就像考古可以印證某一種考古理論，但再完善的考古理論也不能代替艱苦細致的考古。當一種古老文化在福音光照下發出神聖的亮光時，耶穌基督的門徒理應歡喜快樂。

## 六

福音對文化的光照，不僅是發現和發揚上帝一般啓示的亮光，更多恐怕是暴露和棄絕罪與死的陰暗，以及這種陰暗中的痛苦無奈和尋找期盼。這是因為文化中一般啓示的亮光，只是期待等候基督福音（特殊啓示）的預備，并非使人得救的福音本身。

## 福音對文化的更新

—

當我們談起米開朗基羅、達芬奇、巴赫、貝多芬、亨德爾、雨果、托爾斯泰等文學藝術家，談起牛頓、哥白尼、伽利略、愛因斯坦、愛迪生等科學家，談起孟德斯鳩、培根、斯賓諾莎、康德、帕斯卡爾等思想家，還有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馬丁路德等神學家，我們無法否認他們對西方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文化的巨大貢獻，也無法否認這些貢獻中深深隱含的基督教精神，然而我們常常忽略這些偉人誕生的宣教學意義。

—

上帝的國是耶穌基督借着聖經啓示、信徒見證、教會建造、

福音布道、神學闡釋等傳向萬民，這是不錯的。然而這些事情對這個罪惡世界的改造和更新，却是循着個人生命、家庭生活、社區風氣、文化氛圍、社會環境依次展開的。其中文化對個人和社會影響極大。

### 三

福音更新文化，不只是根據某種基督教神學原則去批評文化了事，首要乃是更新文化人的生命。要有許多文化人認罪悔改，吃喝耶穌，成為新造的人，血管裏流淌着耶穌的生命，自然地流露在文化建樹中，這是正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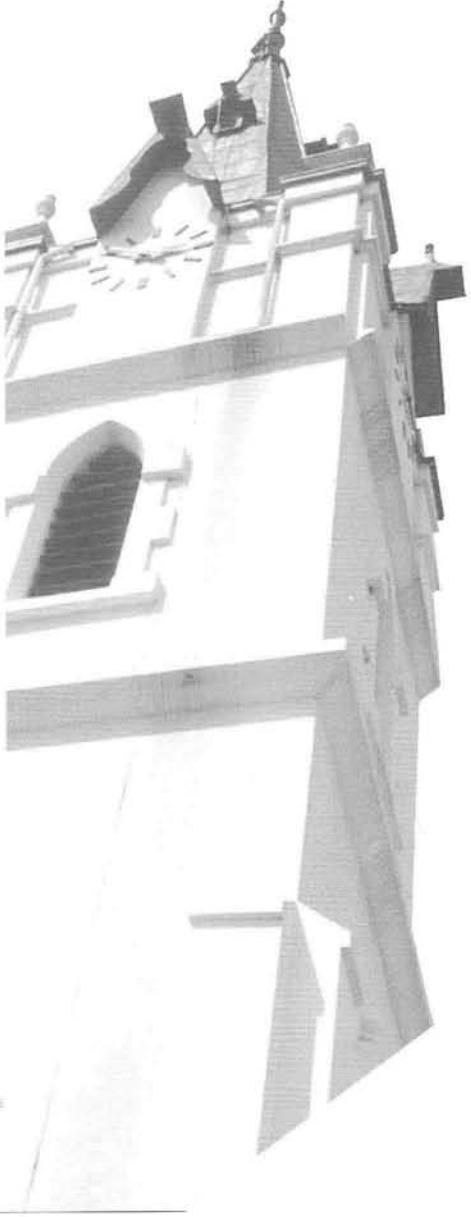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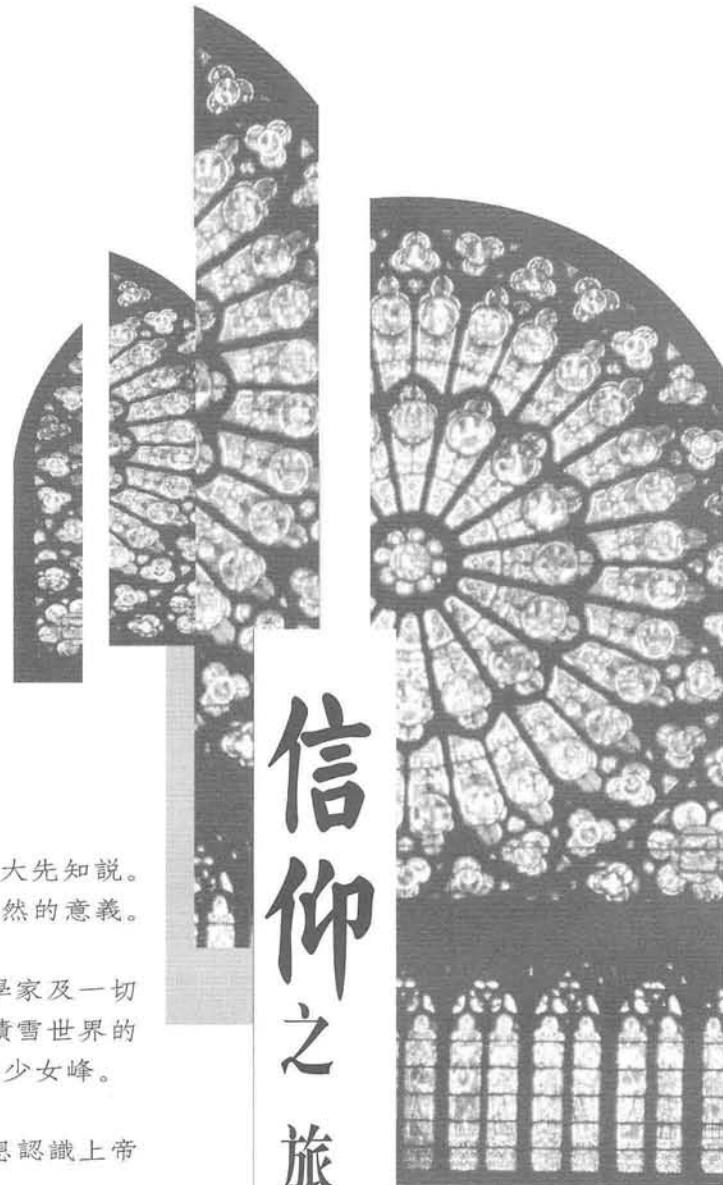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以教會為基地、有文化恩賜的基督門徒，也必須走出教會，走入世俗文化各領域。不要以為凡是盡心愛主的基督徒一定只在教會內不在教會外服事基督。恰恰相反。耶穌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只呆在教會（自己身體）裏修身養性，我想他也不會喜歡那種只是天天在教會裏喊他主啊主啊的教徒。神愛世人，即愛全世界的人。他就是為這事出來的（可1:38）。他的門很小很窄，他的國却很大很寬。跟隨基督不是遁入基督教，天天跪在聖城並不能使人成聖。跟隨基督要走向各城各鄉，走向雅典羅馬，走向世界各階層各領域。

### 五

在福音布道時，我們應該只傳耶穌，因為福音只是耶穌。但在文化研究中，我們應該涉獵面很廣，因為福音要照亮一切，一切都指向耶穌。

### 六

過去福音在西方深深影響了社會文化各領域。一大批一流作品，均出自基督徒之手；幾乎所有經典之作，都滲透着基督教精神。



## 信仰之旅 (四)

大光的威嚴

▼  
▼  
林語堂

**“把蠟燭吹熄，太陽升起來了。”**

——當堯帝登位的時候，一位隱遁的大先知說。這是當人類看見一個無可比擬的大光時自然的意義。

耶穌的世界和任何國家的聖人、哲學家及一切學者比較起來，是陽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積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觸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

耶穌的教訓直接、清楚，又簡易，使想認識上帝或尋求上帝者一切其它的努力感到羞愧。

耶穌從來沒有解釋他的信仰，從來沒有申論其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識的平易及確信的態度來說話。他多是說：

**“你們到如今還未明白嗎？”**

他教人不用假設也不用辯論。他用極度自然和優美的態度說：

**“人看見了我，就看見了父。”**

他用完全簡易的態度說：

**“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有了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

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這統統是在歷史上的一種新的聲音，一種從前沒有聽過的聲音。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這和他後來在十字架上所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是同一種聲音。這種簡明的話極有力，例如下文：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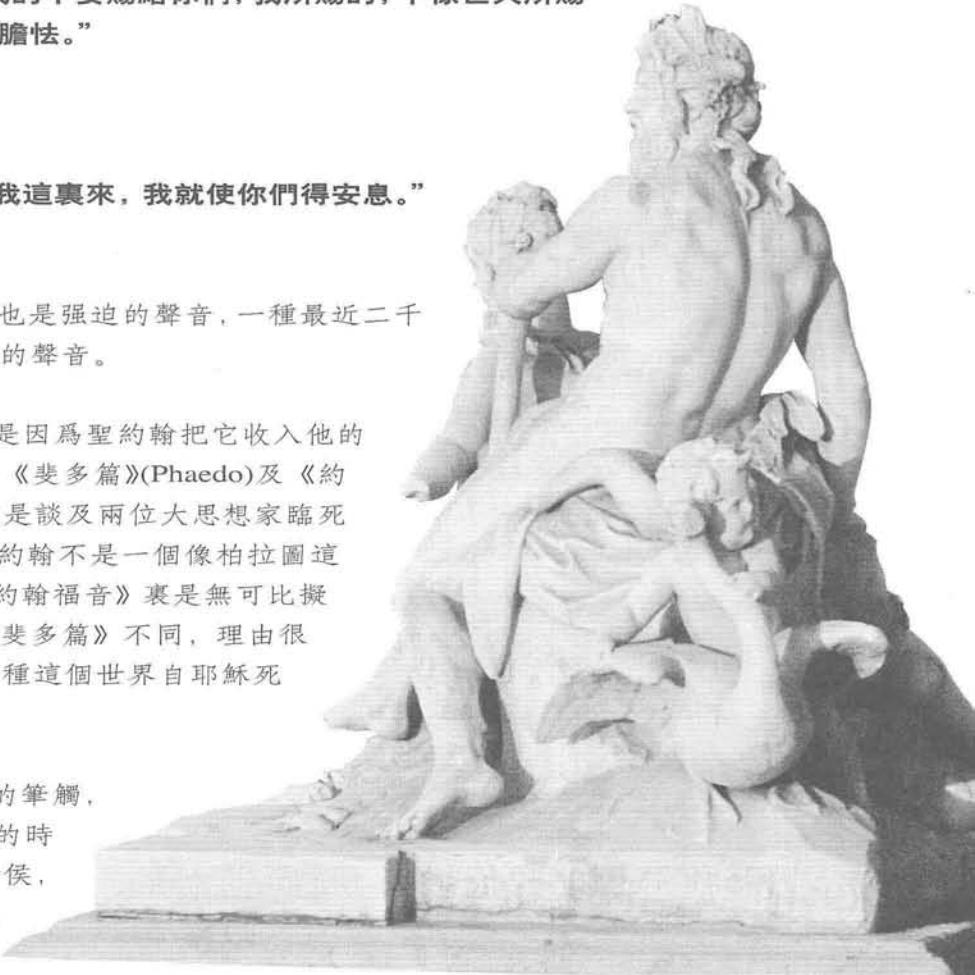
他有一種真正高貴的聲調：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這是耶穌溫柔的聲音，同時也是強迫的聲音，一種最近二千年來浮現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聲音。

說這些經文所以有此語氣，是因為聖約翰把它收入他的作品中。我常想及柏拉圖所作的《斐多篇》(Phaedo)及《約翰福音》第十三至十七章，因為它是談及兩位大思想家臨死時談話的最動人的一段；雖然聖約翰不是一個像柏拉圖這樣的作者，但在這四或五章的《約翰福音》裏是無可比擬的最令人感動的東西。它們和《斐多篇》不同，理由很簡單，它們包含這種超卓的美，一種這個世界自耶穌死後再聽不到的聲音的美。

《約翰福音》中有令人驚異的筆觸，例如，當耶穌開始洗門徒們的腳的時候，或在言語上有突然轉變的時候，耶穌稱他的門徒為“朋友”，“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



**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爲朋友。”**這不是說約翰可能曾有所虛構，在他的福音中有一種可靠的性質，正如在某些小說中有一種可靠的性質。

這樣，在耶穌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他的東西——光的絕對明朗，沒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莊子的神秘主義。

在別人推理的地方，耶穌施教；在別人施教的地方，耶穌命令。他說出對上帝的最圓滿的認識及愛心。耶穌傳達對上帝的直接認識及愛慕之感，而進一步直接地並無條件地把對上帝的愛和遵守他誠命，就是彼此相愛的愛，視為相等。

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簡單的，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簡單真理的面前，而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類發展原則的種子，那就夠了。



在耶穌的話中沒有神秘的定義，沒有危險的推論，沒有自我欺騙的辯證法，沒有“五要點”。分析它們就是等于殺了它們，改善它們就是等于毀了它們。如果那些神學家知道所做的是什麼應該多么好！因為沒有任何神學家（無論他是怎樣偉大）有耶穌的心。他一經加入討論，情調和聲音都馬上改變了。我們談及靈性的事情時，必然好像它們是物質的事情一樣，我們沒有辦法幫助自己。

我曾覺得被神學家的信條所包圍起來的耶穌的教訓，是像雷姆卜蘭特的肖像，被一個一角半錢的框子鑲起來一樣。那個一角半錢的框子，削弱且阻蔽了雷姆卜蘭特的德性。

我曾說過在耶穌的話中，沒的任何東西爲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不能自己明白的。有些事情不大清楚並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聖經》譯本有時有點晦暗，那是相片光陰的一部分，我們要修描它嗎？我是喜歡它像原來那樣。

如果說我講的是基督教會在教義上的差异，倒不如說我談的是一切教義上差异的探討的無益。這種討論太通俗，像是陳列過久的舊貨，但最重要的是它們的無益，參加這種討論是把自己降低到煩瑣哲學的水平而冒犯真理。我現在想說的是妨礙人認識耶穌的，剛好就是這些純理論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們信條的混亂使我離開基督教三十年，而他們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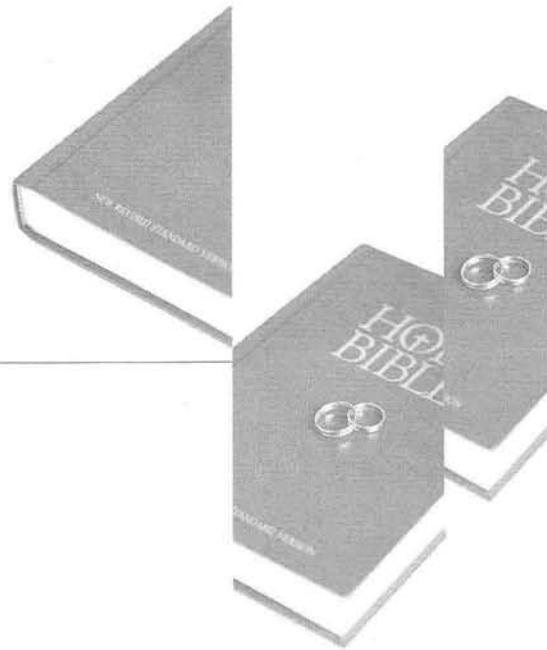
半錢的神學妨礙我看見耶穌，且不僅是一個人如此。

無論誰今日讀福音書都會覺得上帝現在的啓示清楚、無誤，而且令人信服。而他的全部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啓示，就是上帝之靈成為可見的、有實質來給我們看。當耶穌教人“**這些事你們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的時候，我知道且覺得他真是那位主，我也明白為什麼他不但被人敬重，而且被任何地方所有凡是聽過他的話的所崇拜。

上帝真理之光是靈性的、眩目的純潔之光，在人的教訓中沒有可比擬的。只有耶穌，沒有別人，能帶領我們這樣直接地認識上帝。它是一個道德的而且倫理的、無可比擬的美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仍想要一個理想，這裏是一個領導人類的完美的理想。

任何宗教都有形式及內容，而宗教常藉着形式來表現它自己。在基督教的情形中，內容是由耶穌的一切豐盛所賜，但形式却是人加上去的。耶穌建立他那沒有信條，只有他在他門徒中所創造的以愛的偉大力量為基礎的教會。這種使徒們對主不得不愛的愛，是基督教教會的開始。如果人用心靈和誠實來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種用來達到同一目的的工具，各人各有不同。形式之有無價值，全視乎它們能否引導我們達成和基督建立友誼的目標。<sup>+</sup>

(節選自《信仰之旅》，四川人民出版社。)



# 讀《聖經》札記(三)

>> 周國平

## 狂妄者最無信仰

耶穌說了一個比喻：“一個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他找到了時的高興，比有那沒有迷失的九十九只更強烈。”

為什麼呢？

看重財產的人一定會說：因為他避免了這一只羊的損失。如果這個看重財產的人丟失了一只羊，你送給他兩只羊，讓他不再去尋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他一定會喜出望外的。  
着眼于財產的得失，當然完全不能領會耶穌的這個比喻。

耶穌還告訴我們：“一個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喜樂會比已經有了九十九個無需悔改的義人所有的喜樂還要大呢。”

原來，上帝喜歡迷途的羊要遠勝于自以為從不迷途的羊，喜歡悔改的罪人要遠勝于無需悔改的義人。一句話，上帝不喜歡“一貫正確”的人。

認識到人的無知是智慧的起點，覺悟到人的不完美便是信仰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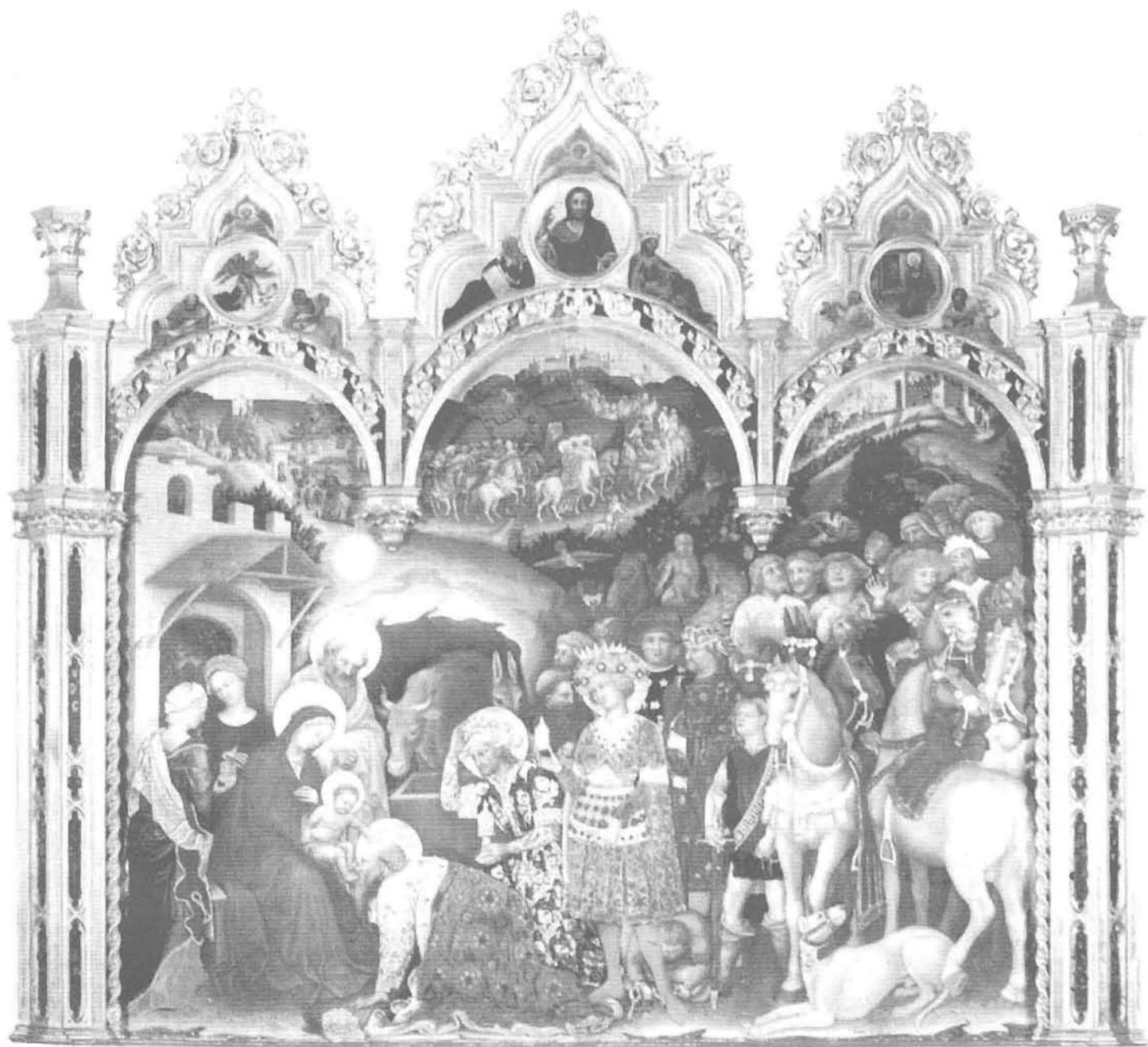
**所謂信仰，其實就是不完美者對於完美境界的永遠憧憬和追求。**

## 不見而信

新約記載，耶穌也常顯示一些神迹，例如頃刻之間治愈麻風病人、癱子、瘸腿、瞎子，讓死人復活，用五個餅喂飽了五千人等等。不過，耶穌自己好像並不贊成把信仰建立在神迹的基礎之上。法利賽人要求他顯示奇迹，便遭到了他的痛斥。法利賽人問上帝的主權何時實現，他回答說：“上帝主權的實現不是眼睛所能看見的，因為上帝的主權是在你們心裏。”

在精神價值的領域內“眼見為實”往往並非可靠法則。理想，信仰，真理，愛，善，這些精神價值常常並非以一種具體可見的形態存在。當然，一人的心內有沒有信仰，這個差異必定會在他外在行為中表現出來。但是，差異的根源却是在内心，正是在這無形之域，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

據我理解，耶穌是想強調，一個人以眼見為相信上帝的前提，這個前提本身就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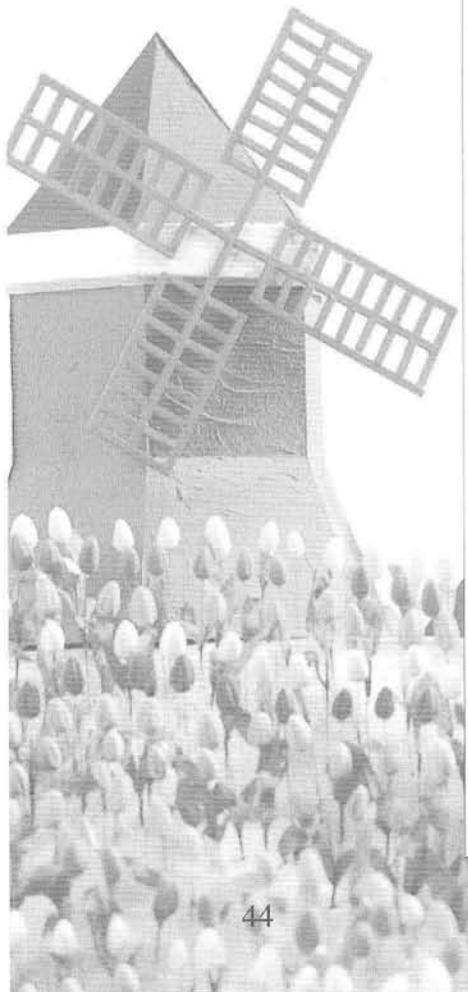
三博士朝拜

## 黃昏時的

寧  
靜

▼▼▼海倫·凱勒著

周增祥譯



我收到許多封被憂愁所苦的人們寫給我的信。對他們的煩惱我幫不上什么忙因而覺得很痛苦。我渴望說些話能安慰他們的悲痛，但是對這些哀慟的人我的話真是毫無用處。

我只能拿起他們的手，放在我手掌上，祈求我心中的愛與同情能滿溢到他們心中去。我也曾愛過又失落了。我也一定要時常苦苦掙扎，才能維持堅持的信心。悲愁常籠罩着我，我的信心動搖，但是我不能放棄信心，因為沒有信心整個世界便沒有光明。

信心高舉明亮的手臂，指向一個快樂的世界，在那裏我們摯愛的人等待我們。想念不朽會拓展我們努力的疆域，使我們覺得我們在美好的計劃裏也有份。這是我們在摸索中的人們的杖，一杯溫暖又激動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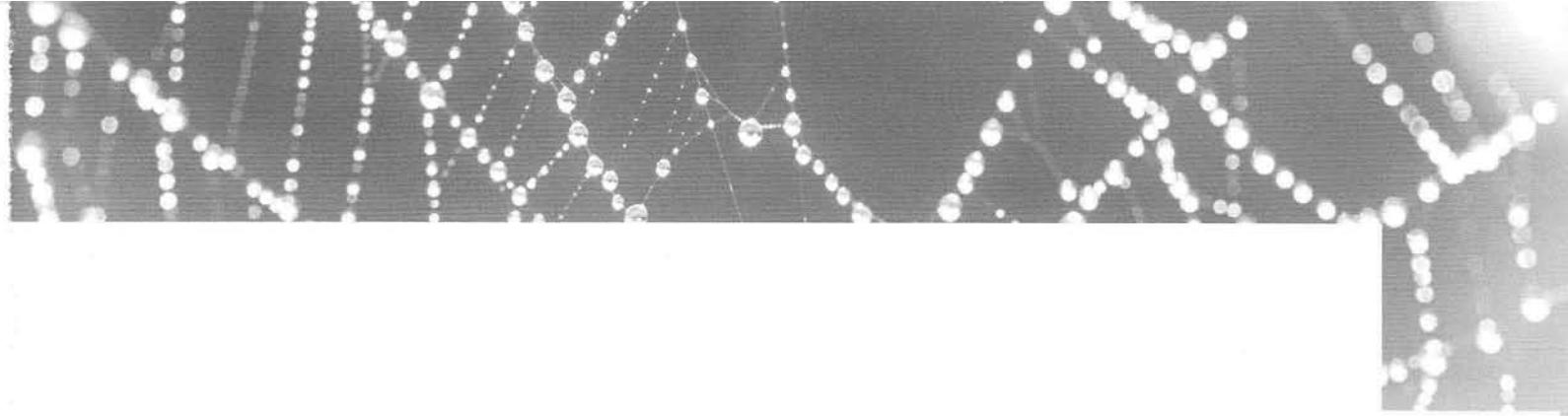
我們四周一切都是黑暗，我們却有能力高舉信心的火炬。它的光芒會支持我們，一直到歡樂的曙光照着這漫長的一天。

## 二

我嘗試把我對不朽的堅定信心，送給那些因淚眼模糊，看不到他們親愛的人，斜依在天國窗口向他們揮手的人。天空中響着才從塵世釋放的精靈的喧囂聲，但是他們聽不到哀慟者的呻吟，這些哀慟者的悲愁沒有被信心照亮。

那些並不了解死亡是如此輝煌重要的人，他們的話常常使我有很 大感觸。他們沒有從飄動的樹葉，盛開的玫瑰和溪流衝破冬天冰塊等 等迹象看到死的勝利，他們也聽不到死亡中上帝帶來生命的的消息。有一個孩子誕生時他們會高聲歡呼，他們忘了上帝帶來一個靈魂，在天 上也有同樣的喜樂。

生是生命的開始，死也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死是生的條件，正如生也是死的條件。在死裏的種種不會比生裏的種種更怪異些。永恒的生命與死關聯。



這是一切自然界的過程所彰顯的偉大真理。太陽照亮這真理，風震撼這真理，小鳥吟唱這真理，晨光和日落後的星星使我們可以看到這真理。

想念人死後會不朽的人很快樂。帶給他們歡樂的感覺是一種令人悸動的情緒。這種信念可以釋放人的心靈，使人振奮，也帶來新的衝勁，新的力量，使他勇敢地活下去；使人頭的欲望和自然的過程快樂地合拍，人和萬物化為完整的一個。萬物在人心中也化為完整的一個，信心為性靈準備了一片樂土，使會腐朽的化為不朽，使人生變成成就和喜樂的無休止的過程。†

(選自《敞開的門》，新華出版社出版)

注釋：

本文綜合了海倫·凱勒為她的《黃昏時的寧靜》一書所作的兩篇序。第一部分為序一，該序作于1929年，第二部分為序二，該序作于1932年。

# 他



>> 郭恩愛

—

我來到神面前，靜默，不語。淚，在臉頰緩緩流下。

我說：“為何我所愛的人，如此傷我。”

神說：“愛不是天平，在付出與得着間擺動；愛不是條件，在值不值間收放。”

我說：“那愛是什么？”

神說：“愛是一種冒險，只求擺上自己，不計較對方的回報；愛是一種責任，只求對方的好處，而不計算自己的代價。”

我在思索中，聽到神幽幽的聲音說：“孩子，許多次，你也傷我，傷得我好痛。”

## 二

每個人都說自己執著的是真理。個個情辭義正，彷彿真理的化身。

神說：“一切都是鳴的鑼，響的鍔而已。”

我望着神。

神說：“以爲面對着光，却不知道自己正站在燈臺前最黑暗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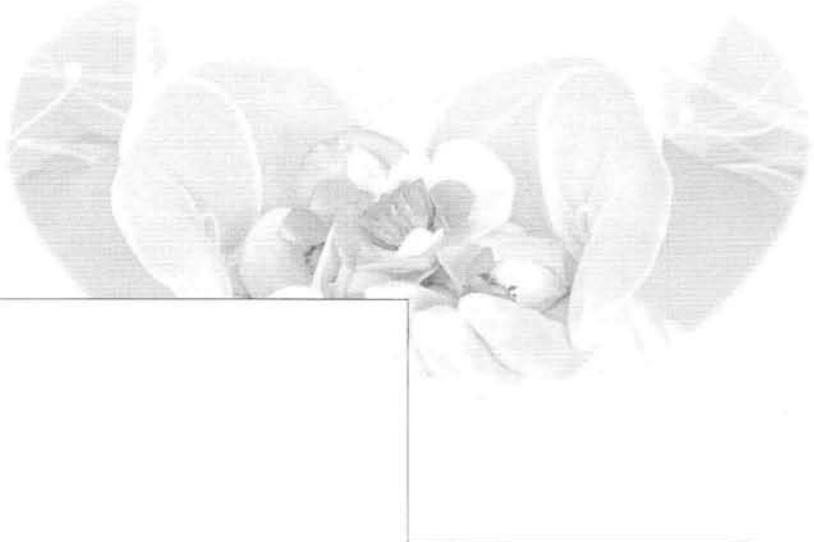
我疑惑地：“可是他們都是爲真理執著。”

神說：“他們只是利用真理打擊別人，爲要證明自己正確。”

我疑惑地：“怎麼會這樣呢？”

神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遠離我。”†





## 夏天最後的一場雨

>>> 田野

最後的一場雨轟轟烈烈，電閃雷鳴之間彷彿裂開了大淵的泉源。我在靜靜的屋內傾聽着強勁的雨聲，欣賞着一陣陣飄來的泥土的清新，不知是滿足于擺脫了纏身多日的粘塵汗澀，還是只因為那滂沱之中的一隅安穩，心情頓爽，聽得懂這弦裏弦外的雨聲。

我們比較習慣的是文人為我們所描繪的賞雨方式，比如要麼認為天際發亮的陰霾其實正提供無盡的想象；要麼認為不絕如注的雨腳在扮演着無盡的哀愁。我們很少認真思想過上帝曾經用水將前一個世界洗滌蕩平。

上帝一定把人的罪看得很重很重，才不惜毀滅一個他創造的，又被一切血肉、情欲和思想充塞着的行星——當時的人也許一開始也在雨中快樂着，寧願相信神不鑒察人的罪，所以就把罪看得很輕很輕。從那時起，這種心態一直在人類思想深處代代相傳，甚至到了耶穌基督用水借着道洗滌人類心靈世界時，輕輕忽忽地相信耶穌寶血的功效，以為在恩典中罪也蒙保守的基督徒仍然大有人在。

人類若不祈求神開我們第三只眼，若不能學會常常用神的眼光而不是人的方式看世界，我們的生命就是雨滴，一粒追隨一粒、一代追隨一代地落入水中，不過泛起幾個漣漪就悄然無息地不見了。雨滴本來已是太渺小、太普通不過了，偏又自己存心發出響來，于是選擇了冰冷堅硬的世界之窗，啪嗒一聲，摔成八瓣，眼睜睜地看見夢想的屋內，自己却依依不舍地從海市蜃樓面前永遠地逝去。這個致命的錯誤來自一個致命的自我認知，就是我們本不是世界的主人，我們却總以為自己是、或者能够成為世界的主人。

但願這場雨帶來的不只是自然界的新綠與天籟之聲，在上帝的天平上，當我們什麼時候能把自己的罪看得很重很重的時候，什麼時候上帝就把它看得很輕很輕，且要把它洗刷干净，讓我們煥然一新。這其實是人類干渴負重的心靈對於雨水的深層盼望。

在神的古老應許裏面，水不再作為懲罰的手段，而是和好與赦免的象徵。

這也許是我們可以痛快淋漓地欣賞天降甘霖的興致所在、原因所在。+



# 悲慘世界的基督喻象

<>> Menu

透過基督的喻象，寫出曠世巨著的例子之一，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這部小說不僅廣在世界各地流傳，并且還被改編成舞臺劇。

## 一 故事簡介

故事發生于十九世紀的法國，主角冉阿讓為了救饑餓的姊姊，偷了一條面包，為此做了十九年的監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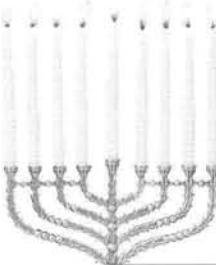
出獄的他走投無路，被一位主教收留，却在半夜受不了主教家中價值不斐的銀器的吸引，偷了它，連夜逃離主教的家。在半路，他被警察抓到，并被押到主教家中，主教却告訴警察：銀器是他送給冉阿讓的。冉阿讓問主教為何不把他交給警察，主教說：

“你得善用這些銀器，因為我已為上帝重生了你的心。”

冉阿讓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痛苦不堪，決心開始新生活。

冉阿讓的一生發生了很多事，包括當上市長，擁有一間工廠。他的雇員中有一名被愛人拋棄的女子，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聽信其他工人的謠言，把這女人解雇了。女人為了養活女兒而賣掉頭髮、賣掉牙齒、最終賣了身體，女人走投無路之下淪落成為妓女。

最後他終於知情，去探望那女人，女人已垂危，她懇求他，去保護她的家中把小女兒接走，以免女兒終生不幸。



後來他爲了救一個被馬車壓住的老人，暴露了他年輕時的逃亡身份，他雖失去了市長的身份，但依然遵守對那個女人的承諾，他帶走了寄養在殘忍旅館老板家裏的小女孩……并盡全力賙濟窮人。

## 二 主要唱段

### 我能否好好的愛？

Who am I?

Can I condemn this man to slavery?

Pretend I do not see his agony?

This innocent who bears my face

Who goes to judgement in my place

Who am I?

我可以把他（一個無辜的人）宣告成奴隸嗎？

對他的痛苦，我可以視而不見嗎？

這無辜的人，有一張我以前的臉

以我的處境去判斷……那我是誰？

Can I conceal myself forever more?

Pretend I am not the man I was before?

Be no more than an alibi?

Must I lie?

而我又可以永遠的躲起來？

當作我和以前的我完全不相干？

直到死，都如此辯解？

How can I ever face my fellow men?

How can I ever face myself again?

My soul belongs to God, I know

I made that bargain long ago

He gave me hope when hope was gone

He gave me strength to journey on

Who am I? Who am I?





我要如何面對我的伙伴?  
我要如何而對自己?  
我知道靈魂已歸上帝  
很久以前，我就歸向神了  
當我失去希望時，神給我希望  
神給我力量走下去  
那我又是誰？我又是誰？

### 愛的見證

到人生的終點，他跟女兒說：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to salvation  
Take my love for love is everlasting  
And remember the truth that once was spoken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  
握住我的手，領我朝向救贖之路  
帶走我的愛因為愛是不朽的  
然后牢記一旦說出的真理  
愛一個人就是見證上帝

Alone I wait in the shadows  
I count the hours till I can sleep  
I dreamed a dream Cosette stood by  
It made her weep to know I die

我獨自一人在陰影裏等候  
我數時間直到我睡着  
我夢到柯賽特在我身邊  
她為我的死而哭泣

Alone at the end of the day  
Upon this wedding night I pray  
Take these children,my lord,to the embrace  
And show the gr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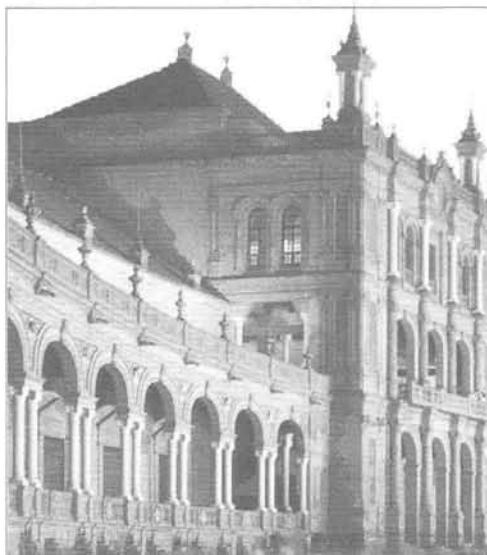
在這夜幕低垂時我獨自一人  
在這婚禮之夜我祈禱  
我的主，請引導這些孩子到你懷裏  
讓他們見證你的慈悲

God on high	高高在上的主
Here my prayer	聽我的禱告
Take me now	現在帶走我
To thy care	到你的關愛
Where you are	凡有你處
Let me be	讓我跟隨
Take me now	現在引導我
Take me there	到那裏
Bring me home	帶我回家”

### 三．結語

在這悲慘世界裏，一個對基督之愛有深刻的體會的人是不應該拒絕向別人伸出援手的：主教伸手救了冉阿讓，冉阿讓又伸手救了周遭很多人。

二十世紀重要畫家盧奧的繪畫，在畫了很多悲慘小人物後，畫很多張基督的臉，然后又繪出《愛，是如此甜美》的小人物之愛的故事。†





### 一 帶來上帝歡笑的使者

莫扎特——這位被譽為音樂世界的曠世天才，三歲時即整天在鍵盤上玩和聲，四歲時在大鍵琴上演奏出驚人的音樂，七歲時寫出第一出喜歌劇，十四歲時完成第一部大型歌劇。而女歌唱家們喜歡唱的《Exultate Jubilate》(當中最末段《Alleluia》幾乎是全世界老少皆知的名曲)則是他在十七歲時寫出的精彩聖樂。甚至連 Gregorio Allegri(1582—1652)所寫的《Miserere》(取材自詩篇 51 篇，為羅馬教皇西斯汀教堂的受難周所寫。但由於感人且高超的寫作技巧，加上西斯汀教堂特有的音效，教廷竟於 1666 年規定此曲禁止外傳，僅能每年受難周在西斯汀教堂使用，違反此禁令者將受當時非常嚴重的懲罰——禁聖餐)，也因為在小莫扎特(12 歲)參加西斯汀教堂的受難周禮拜後，將全曲譜寫而出，使得教廷終於取消了禁令！

青年時期的莫扎特，已精通任何形式的音樂，作品曲曲動聽感人。難怪當時著名的詩人歌德曾說：“莫扎特是位稀世之寶，他創造了世間一種極為罕見的音樂光環。他是帶來上帝歡笑的使者。”

莫扎特生在宗教氣息濃厚的天主教家庭，父親





是當時薩爾茲堡大教堂的教會作曲家，因此他從小耳濡目染，加上單純的信仰情操，逐使他終其一生共寫出十九首彌撒曲，以及五十多首感人至深、提升心靈的教會音樂（包括最著名的《聖經頌》(Ave Verum)）。德國某歌劇院門口刻着這麼一段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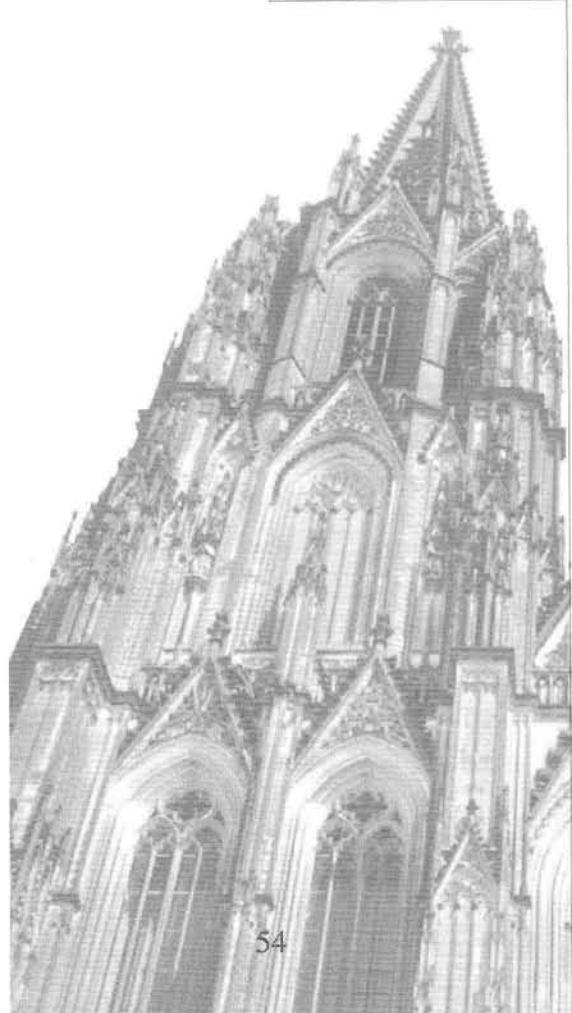
巴哈帶給我們上帝的話語，莫扎特帶給我們上帝的微笑，貝多芬帶給我們上帝的火焰，但上帝却賜給我們音樂，讓我們可以不用言語也能向神祈禱。

我很喜歡這首詩，尤其是這句“**莫扎特帶給我們上帝的微笑**，”這也是我每每在聆賞或演奏莫扎特的音樂後，因感受特別深刻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 二 苦難中的巨作——《加冕彌撒》

在莫扎特衆多的宗教音樂作品中，我最喜歡他1779年完成的《加冕彌撒》。

1751年時，薩爾茲堡附近創立了一所教會，名為平原馬利亞教堂，傳說是因聖母馬利亞曾在此顯靈。天主教的禮儀中，有一項是為聖母加冕的傳統儀式，莫扎特從小即常在快樂的氣氛中，前往平原馬利亞教堂參與聖事。長大後的莫扎特在22歲時遭逢喪母之慟。失恃的陰影在心中揮之不去，一年後向女友Miss Weber求婚又遭拒絕；在現實生活中迫于經濟壓力，又不得不回到薩爾茲堡大教堂擔任管風琴師及教堂作曲的職位（雖然他對當時大教堂的主教Collored非常厭惡，因為這位大主教對待音樂家如同奴



隸，有時甚至視他們如糞土），在心情惡劣到極點的情況下，莫扎特少年時期的信仰生活環境，催促他時常到平原馬利亞教堂靈修、祈禱、沉思默想，心靈因而得到安息，而許下寫這首《加冕彌撒》的心願，隔年即完成這首技藝與心靈都成熟的作品。

莫扎特當時沉痛的心情直接影響了整首彌撒曲的氣氛，使得曲風不像年輕時的誇大囂張、意氣風發。特別是在第三段《Credo》（信經）的《耶穌受釘十字架》中，音符間透露出他心中滴血的痛楚，暗訴著內心的悲慘怨懟，但全曲却也讓我們清楚地聽出了信心的交托，以及從天上賜下的平安，尤其是在第五段《Agnus Dei》（羔羊頌）的後段《Dona nobis Pacem》（賜我們平安），確實使唱者、聽者都感受到屬天的平靜安穩。

《加冕彌撒》于 1779 年在薩爾茲堡首演後，立即得到熱烈回響，成為許多合唱團音樂節目中最常出現的曲目之一；而在教會中，除了天主教的彌撒儀式使用外，新教許多教會也常用它當作慶典式的歌曲，如封牧、獻堂、周年紀念、院慶、復活節或者聖誕節中，都有詩班獻唱過。當然，在新教的加冕音樂中，要屬韓德爾的《加冕彌撒》(Coronation Anthems)最為人所熟知，也最常被演出，只是此曲較具一般性及慶典性（如為國王的加冕典禮等），因此靈修的內涵較顯薄弱。反觀莫扎特的《加冕彌撒》，却是作曲家在心靈極度軟弱的處境下，轉眼仰望上主所獲得的靈感，整曲的樂思是含蓄而深刻地表現了純真而有力的信心，而這是經過艱難困苦的煉淨得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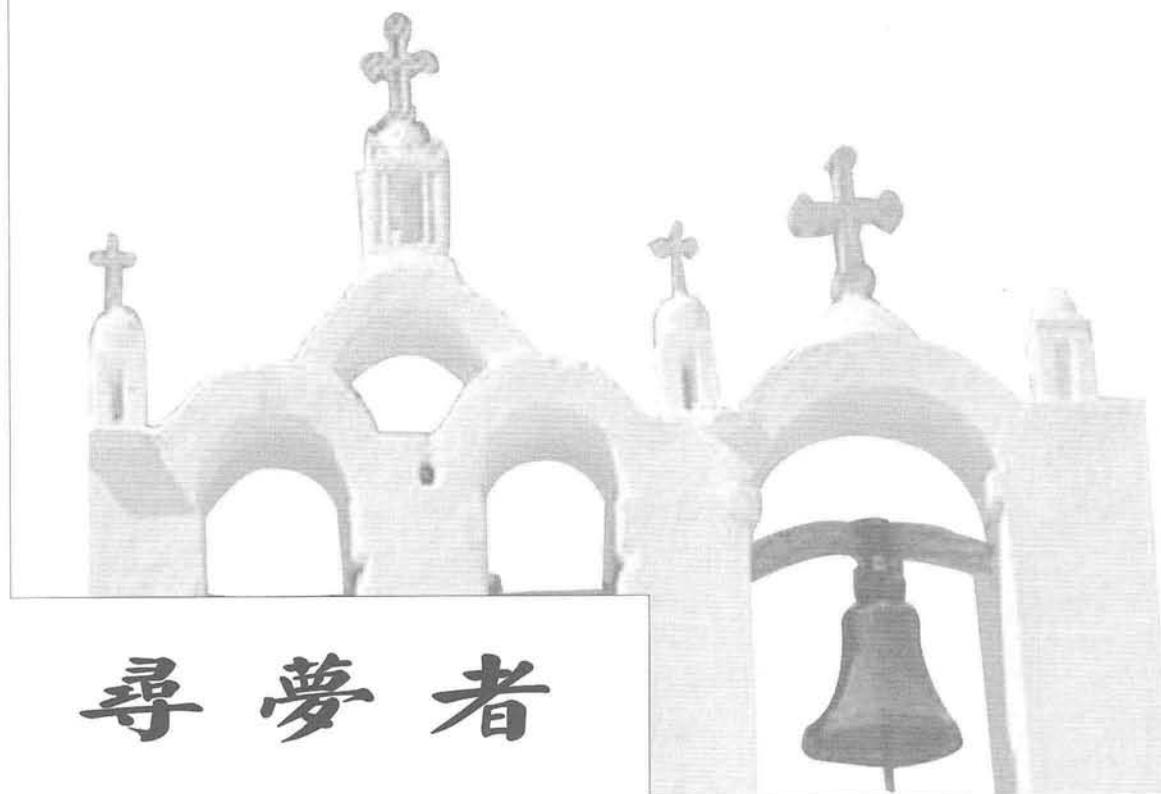


### 三 仰望上帝的音樂家

我們發現青年時期的莫扎特，那幼時光芒的天才火花，似乎已隨着年歲的增長而不再如此耀眼，這並非意味着他的天才逐漸消逝，而是迫于現實生活，以致不得不為五鬥米折腰。1772年時他接受了家鄉薩爾茲堡大教堂的管風琴師及教堂作曲家職位，却被大主教視同最低級的工作者，又常因為所創作的樂曲不合大主教的口味，受盡百般辱罵。莫扎特由於在家鄉不受重視，只好在1775年離開，試圖在其他地方尋求發展，可惜人才濟濟的歐洲，似乎已忘記這位天才，莫扎特只好再回到使他抑郁的家鄉。但上帝的計劃遠非凡能想象，莫扎特在這段身心都受極大煎熬的歲月裏，却培養出成熟的宗教情操及音樂深度，寫出數不盡的聖樂經典。他自己也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敬畏甚至害怕那位全能的掌權者上帝，但却也深知神的慈愛無限。我絕不會辜負神賞賜給我的音樂天份。

雖然莫扎特的家鄉並不珍惜他的稀世天才，可是他重要的教會音樂、經典的聖樂作品，到今天仍在提升人類的心靈、鼓舞你我贊美上帝。這也提醒我們現今的基督徒，應當用心在自己的家鄉耕耘，因為唯有家園泥土的芳香，才有可能蘊育出愛自己的家園、愛上帝、時時仰望上主、能力十足的信徒。†

（選編自《曠野》）



# 尋夢者

>> 寧子

1989年歲末，聖誕鐘聲還沒敲響，雪花却早已覆蓋了美國東部賓州的樂園鎮。

在靜謐的使者農莊，郵差送來一封信。《使者》總編輯打開一看，是一篇稿件，標題是《一個浪子的故事》，他被這個故事打動了，於是，決定把它登載在那年十二月份的《使者》雜志上。

這篇文章使所有讀到它的無神論者驚訝——它涉及到一個神迹。

它不是現代的《天方夜談》，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讀到這個故事已是多年之後了。

1995年8月的一天，在洛杉磯我見到了那個故事的主人公許志偉，他接受了我的採訪。

他是一個成功的尋夢者，可是，“成功”的輪子却把他所尋之夢輾碎了：“他把他的刀劍當作他的上帝，當他的刀劍勝利時，他自己却失敗了。”（泰戈爾語）

於是，我決定寫下他的尋夢史。



## 一 我來啦！

1967年仲夏，許志偉帶著一本護照離開香港，獨自一人踏上了尋夢之旅，那年他才二十歲，剛剛中學畢業，他到了洛杉磯。

加州的天空和海灣都是清澈的，許志偉的世界也是清澈的——他深愛着他少年時代的女友，她先于他到了美國，住在加州的南灣。

他們結婚了。

二十歲的人生就是這麼單純，在二十歲的天秤上，愛情和學業是等重的砝碼，若減去一端加在另一端之上，人生就傾斜了。

許志偉帶著二十歲單純的自信，平衡了天秤的兩端。新婚燕爾，他進入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生化系開始念大學課程。

父母期望他念法律，那是許氏家族選擇職業的第一考慮，許志偉却選擇了理科——他是極端驕傲的，他不允許任何人擺布他的人生的棋子。

“給我一點時間，我就可以實現所有成功的夢想……”——這是許志偉的宣言。

為了對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許志偉拒絕父母的經濟支持，家裏寄了匯票來，他全部退回。他寧可周末去餐館打工，他每周打工二十小時。

三年之後，他大學畢業進入醫學院開始攻讀醫科課程。

1970年加拿大心脏協會設立了一個雙博士學位獎學金項目，目的是訓練一批醫學科學研究者。這個獎學金每年只支持一名已經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且正在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的人，許志偉才念醫學院第二年，却在衆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個獲得這個獎學金的人。于是，他轉入加拿大卑詩大學攻讀哲學和醫

學博士學位。

1976年，他同時獲得醫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接着就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從事臨床內科訓練了。

命運對他十分慷慨，中學畢業離開香港九年之內，他最初的夢想全部實現。他人生天秤的兩端——家庭和學業都超其所望地成功：他有一個賢慧的妻子，兩個優秀的學位，三個可愛的孩子（上大學時他有了大女兒，進醫學院第一年有了兒子，從事臨床訓練時有了小女兒）。

不到三十歲的許志偉佇立在人生第一道風光旖旎的山崗上，前方奇峰疊起，他從容而去，心底只有一個驕傲的聲音：

“我來啦！”

1978年歲末，多倫多冰雪皚皚。許志偉給自己的人生定了下一個目標：“賺大錢！”他帶着妻子兒女離開多倫多重返洛杉磯。

八年前他離開洛杉磯時只是一個醫學院二年級的學生，如今故地重游却成了令人矚目的對象，不少醫生請他當合伙人，也有即將退休的老醫生要把診所賣給他，許志偉一概拒絕，語氣裏帶不加掩飾的自信：

“你們不了解我這個人！”

他在長堤市租了個地方，獨自開了家診所，妻子做看護。開業第一天，只來了一個病人。

三年後，他的診所竟成爲城裏最大的一家私人診所——有十幾個員工，五十個病床，還有兩個醫生當他的合伙人。



他一面開診所，一面從事沉溺藥物濫用的醫學科學研究。北美州所能給予一個尋夢者的一切，他似乎都得到了，他擁有的一切都是一流的：一流的學問，一流的事業，一流的享受。可是，他依然覺得還有一個夢沒有尋到：那就是權力和地位。于是他再一次給自己定了下一個目標：“在北美醫學界爭取最高的權力和地位。”

洛杉磯有家猶太人醫院，這家醫院有四百多個醫生，百分之九十五的醫生是猶太人，許志偉是唯一的中國人，是所謂“二等公民”，他也是醫院裏最年輕的一個醫生。許志偉對自己說：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要當這個醫院的院長。”

他夜以繼日地投入一場權力和能力的角逐——他在一群最精明的猶太人中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猶太人做得好的，他做得更好；猶太人做的壞的，他做得更壞。猶太人對他束手無策，悻悻地給他起了個綽號：“黃禍”。就是這個黃禍，四年之後，在三十七歲那年，當了他們的院長！

許志偉是空前絕後的，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做過猶太人醫院的院長，也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四十歲以前就當了這家醫院的院長。

在北美奮鬥了十七年，許志偉給自己的尋夢史畫上了一個漂亮的驚嘆號。

他所有的夢想全部實現，圓滿得令人遺憾——他似乎一無所缺，所以**擁有**反而變得貧乏無味了。

許志偉突然發現自己誤入了一個成功的陷阱：他以為自己所向披靡，最後掉下去的却是他自己，而且無力自拔。

這個陷阱令他絕望，任何的努力都毫無意義，即使他能够從陷阱裏爬上來也同樣令他絕望，因為已經無夢可尋。他像一個凱旋的將軍獨自佇立在成功嶺上，禮炮鳴響之後，却驀然發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

“這就是我要尋的夢嗎？”許志偉對這個夢感到失望。

“下一步做什么？”——許志偉問自己。

“為什麼還要問下一步做什么？”——他這樣回答。



“還要再定一個目標。”

“既然這一個目標不能滿足，憑什么下一個就會滿足？”

“總要有個突破。”

“那又怎樣？第一個十七年把你帶到中年，有成功，沒滿足；第二個十七年就要把你帶到生命的盡頭，那時候，你會不會還是不滿足？你會不會還是要問自己：下一步做什么呢？”

許志偉找不到答案。

尋夢史上那個漂亮的驚嘆號變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 二 我往哪裏去？

成功的輪子輾碎了許志偉的一切夢想，他的生命進入了真實的黑暗——無夢可尋，無處徜徉，心亦不肯安伏在成功之下。

他悄悄逃遁了，他逃向一座美麗的金字塔——他讀很多書：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歷史……在這座金字塔裏，許志偉發現了一片智慧的森林，他像一個好奇的孩子一頭鑽了進去。他看到高山流水，看到幽谷密林，看到千川萬壑，也看到崎嶇小徑，他漫步其間，或領略曲徑通幽之妙，或欣賞滄海拾貝之趣。可是，在森林裏逛久了，也要倦極而歸，那兒也同樣安伏不下他的心。

于是，他沉溺于音樂，他一個星期去聽好幾場音樂會，他買很多唱片。寧靜的夜晚，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房裏，聽不見窗外的濤聲，也聽不見孩子們的鬧聲。他讓音樂把空間全部灌滿，于是，他也聽不見自己的嘆息。

“就這樣，嗯，就這樣……”很多時候，他想就這樣，可是當最後一個音符悄然而止的時候，那種空蕩蕩的感覺又會潮水般地涌來。

于是，他沉迷于藝術。他買名畫，他收藏雕塑作品，高貴的，樸實的，精致的，粗拙的，他都買來。有時候，他會在一幅藝術品前沉思良久，時間彷彿凝固了，他的思緒穿透時空，穿透物象，進入作者原始的構思之中，于是他情不自禁地進入一種寧靜而超然的境

界，幾乎觸到一個朦朧的夢。可是，那寧靜稍縱即逝，他無論如何不可能永遠滯留在一幅藝術品的構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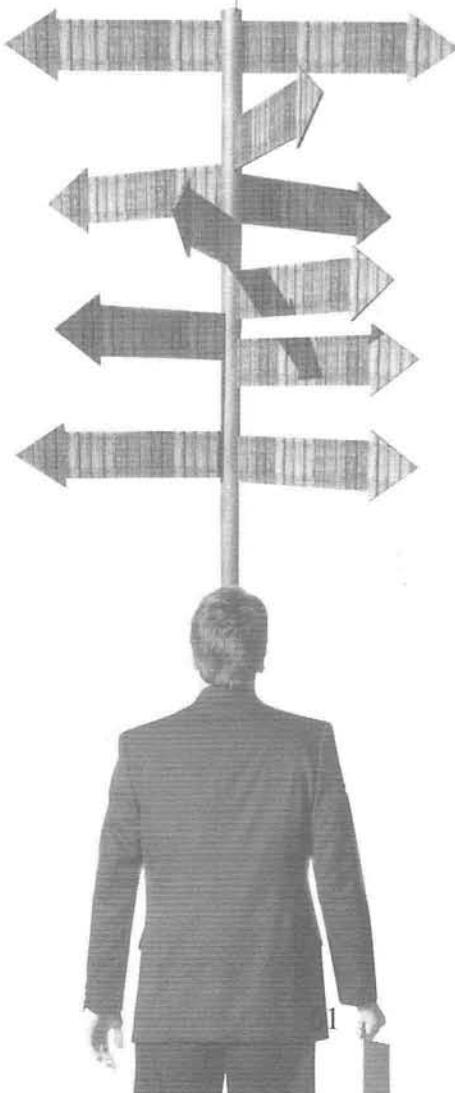
于是，他寄情于山水，但却無法忘情于山水。他放逐生命，但却無法放逐生命的困惑，他好象一個痛苦不堪的失戀者，雖然悄悄躲進了山裏，流水淙淙，林澗潺潺，却總也灌不滿心底裏那個破碎的空洞。

他是一個對生活品質要求極高的人，他也是一個對人生洞察極敏銳的人，所以，他極端孤獨。他的思想空間，生活空間，心靈空間都太大了，可是，從這一片寬闊的空間裏，却找不到一條小徑引他通向自我之外，以致于他覺得自己被困于一個走不出的圍城，空間的大小對於一顆想衝出去的心來講是根本沒有區別的。

他去找加州有名的心理醫生，他盼望心理學家能够給他的人生一個講得通的答案。那個日籍心理學家花了很多時間同他交談，最後，連他也弄不明白許志偉的困惑。

心理醫生說：“你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亞力山大征服世界以後，也問過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也找不到答案，最後終日酗酒，三十二歲就憂郁而死。你根本就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你找不到人生的意義，我也沒辦法給你答案。”

許志偉真是絕望透頂。他開着豪華的勞斯萊斯去上班，夾在高速公路湍湍的車流裏，他覺得自己好象坐在一條飄忽不定的船上，漫無目的地在人生的大海上漂流，這條船最終要飄向哪裏呢？他不知道。他無奈，他憂鬱，他憤怒。他仰望着加州蔚藍的天空，眼泪嘩嘩地流，他渴想死。



### 三 我要流浪！

1985年的一天，許志偉突然對妻子說出了自己下一步的計劃：

- “我要出去流浪……”
- “你要干什么？流浪？我不能跟你去。”
- “我不管你們了，錢够你們用，我一個人出去尋找人生。”

妻子嚇呆了，她臉色蒼白，好像天塌下來一樣。

她和他十三、四歲就認識了，她知道他不是一個隨隨便便說出計劃的人。可是他這是為什麼？

他奮鬥了一場，得到了一切所要的，難道他統統舍得放棄嗎？

他在加州 Torrance 附近的 P.V. 山上最好的區 Rolling Hill 有一幢八千英尺的別墅，那裏倚山環海，林清木秀，他有自己的網球場，游泳池，小馬場，有好幾輛豪華奔馳、勞斯萊斯車……

他在城裏有最成功的私人診所……

他在猶太人醫院院長的職務上作出了最出色的成就：他第一個推行 H.M.O 醫療保險計劃，這個計劃的實施替醫院賺了很多錢，醫院員工都對他十分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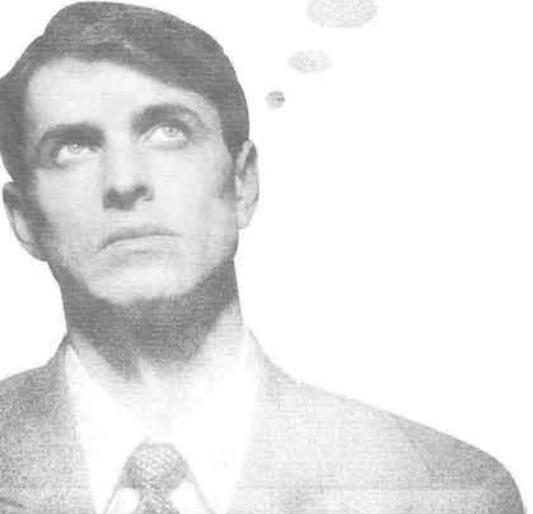
可是，他對這一切都厭倦了，他對學業失望，對事業失望，對家庭失望，對一切的**成功**統統失望，這一切成功都不能讓他滿足，他不想要了，他要出去重新尋找人生的意義。

他對助手說：“我要出去流浪了，診所賣給你們，我有興趣的話就回來給你們打工。”

他在做流浪的準備。妻子默默地注視這一切，她以為他被鬼附身，她苦苦勸他去找牧師。可是，他已經二十年不曾去教會了。

他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十四歲那年他在夏令會上信主。二十歲以前他很愛神，他那時在教會裏很活躍。到北美後，他一心追





求成功，漸漸遠離神，他越成功就越驕傲，就越以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他早已從神手上要回了生命的主權。

現在，他要出去流浪了，他彷彿是個勇士，可是勇士也有情怯的時候，他對妻子說：“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外面是個無知的世界，出去會更可怕，可是，我還是要去流浪。”

去流浪以先，他順從妻子，去找牧師談一次話。牧師發現他很清醒，他的問題在於生命裏沒有神，他的人生失去了目標，牧師給他的建議是重新歸向神。許志偉斷然拒絕：

“我要主權！我寧可過流浪流泪的日子，也不放棄主權！”

幾個和他一道長大的朋友知道他要去流浪，十分驚訝，他們都來幫助他尋找問題的症結，結果找出了同牧師一樣的意見。許志偉完全聽不進，他說：“我對事業失望，對家庭失望，我些我都承認，我要放棄！可是有一樣東西我沒有放棄，這就是我對自己的信心。現在我四十歲，給我一點時間，可能我還會有突破，有一天，我還會給你們一個驚訝。”

這個驚訝果真來了！而且，趕在他流浪以前。

#### 四 我失敗，我承認！

1987年10月1日，洛杉磯發生大地震。

清早，許志偉到醫院和診所察看災情，醫院和診所都沒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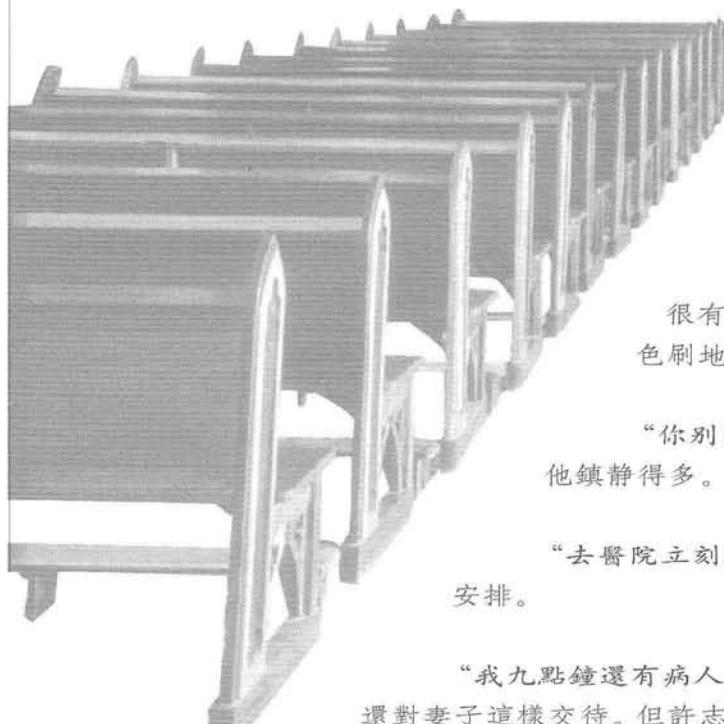
醫生們都來了，暫時都沒有病人，大家聚到一起聊天。

“給許醫生檢查一下肝區，他最近經常手按肝部。”有個醫生這樣建議。

從夏天起他就體重下降，八月份他覺得腹脹，九月份摸到肝區有個很大的硬塊，他想，如果這東西要了我的命，就讓它去吧！

妻子很快就發現了，堅持要他去做檢查，他却不肯。

這回，他拗不過同事們的好意，就躺了下來。



給他檢查的是他的好朋友，一個很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他手一摸下去，臉色刷地一下就變了。

“你別驚慌，我早就知道了。”——許志偉比他鎮靜得多。

“去醫院立刻檢查。”——外科醫生作出了最快的安排。

“我九點鐘還有病人，通知他十點來。”——出門前許志偉還對妻子這樣交待。但許志偉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診所來。

這一天超音波掃描顯示了他肝部有一個五寸大的腫瘤，他是醫院的最高負責人，醫生們傾力求證，盼望為他找到哪怕是千分之一的希望。專家給他再一次詳細檢查，確定是肝癌。為了萬無一失，他們給他切了一小片肝，切片先後送到南加州三個醫療中心，經過十多位專家診斷，結論是一致的：晚期肝癌。

醫生仍不死心，給他切了三十多片肝送到美國空軍化驗所，經最權威的專家診斷，奇迹也沒出現——三十多個切片，片片是癌。

許志偉的病歷報告被分別送到香港，臺灣，上海，日本，美國，一流的肝癌專家們看了之後，一致的意見是太晚了，他們都警告病人千萬不要易地求醫，他已經不能乘飛機，在高空，他的肝隨時可能破碎。

面對死亡，許志偉的第一個反應是對自己失望。他誇過口：“給我一點時間，可能我會有突破，可能我還能給你們一個驚訝！”

現在，時不我予，他憤憤地對自己說：

“過去是成功出賣你，你給成功出賣了。現在，是你自己不爭氣，你自己令我失望！”

不用流浪了，生命剩下了倒數的日子。

許志偉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巨大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出乎意料的——他是醫生，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在生死界出入，他以為很明白死亡——現在，當死亡觸手可及時，他却

發現自己對那道神秘的黑幕背後的世界一無所知。他不知道跨過那道門檻之后再去哪裏，那是一個更無知的世界。可是，他不能不去，這不是他自己的選擇，好像一股巨大的力量呼啦一下，隨時都可以把他扔過去，他根本沒有表示意見的可能。

這是他生命最黑暗的一天，他完全破碎了。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夜已深，他開始自我審判：

“你成功嗎？”  
“不，我失敗，徹底失敗！”  
“你有什么？”  
“沒有。來也沒，去也沒有，我徹底明白！”

“你有答案嗎？”  
“時不我予。我原來想，給我時間，我能使你驚訝。現在我承認兩點：（1）成功不是人生的意義；（2）我不是我生命的主宰。”

這是個非常痛苦的結論。他苦苦尋求了那麼久，沒想到一個晚上就找到了結論。

結論不是**解決**，結論他不能讓他**釋放**，這個結論只證明了他的失敗，并且證明他承認失敗。

第二天，他打電話給律師，他要寫遺囑。他在作告別的準備——他去買了一大堆卡片和錄音帶，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從早到晚寫卡片，灌制錄音帶。他盼望自己走後，妻子和孩子們還能在每一個生日和紀念日讀到他的賀卡，聽到他的聲音……

寫着寫着，他突然停下筆來，一個念頭飄浮上來：

“他們收到這些又能怎樣呢？你這樣做之不過是你爲了滿足自己！”

他把筆遠遠地擲出去：“你真是很慘！連人活着究竟是爲什麼都回答不出來，你不及格！”他痛罵自己，真是沮喪透頂！





## 五 我要交出主權！

許志偉真正進入了**死亡境界**——驕傲的許志偉破碎了，于是，他那被縛的靈魂才得以**突圍**——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突破。

他想起一位牧師，他與這位牧師已經有二十年沒來往了，那天，他竟然找到了這個人的電話號碼，他打了電話過去……

牧師說：

“我很難過，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你，我只能提醒你幾點：你原來是很愛神的，這二十年來你一直遠離神，你需要向神認罪，與神和好，因為只有神能安慰你，在你不多的日子裏，他能給你平安。你還需要與你太太和好，過去幾年，你為自己尋找人生目標曾經不想要家庭，你剝奪她的權力忽視她，現在你突然要走，或許她對你多有埋怨，恐怕沒有很大力量完成撫養孩子的責任。你也要叫她與神和好，好叫神給她平安，賜給她力量。你也要與孩子們和好，你給他們一流的物質享受，却從來沒有把最珍貴的主耶穌介紹給他們認識，沒讓他們得到人生唯一的盼望，他們不久就要失去父親，可能一生都沒機會上教堂，也沒機會認識上帝，不單在這世上沒有盼望，也沒有永生的盼望。”

聽了牧師這番話，許志偉痛苦得難以自制，他擋下電話，卟通一聲跪了下來——二十年來，他這是第一次跪在神的面前，他已經忘記怎麼禱告了，可是，聖靈引導他禱告，他心底的懺悔噴泉一般涌了出來：

“神哪，我小時候就知道你是真神。這二十年來我把世界的成功當神，把自己當神，我得罪了你。現在，我知道世界是假神，我自己也不是神。求你赦免我的罪，重新回到我的生命，讓我再一次經歷你的存在，這樣，我就可以安然地死去。”



一種難以言喻的平安悄然間浸透了他的心，過去幾年來所有憂傷，痛苦，失望，沮喪和無奈，傾刻間蕩然無存。他的心湖水般寧靜而清澈，那個混混沌沌的巨大空間突然射進了陽光，每一個角落都被溫暖的陽光填滿了，他覺得上帝就在門口，等了他二十年，他一開門，神的愛就全涌了進來……“噢，我是他的，雖然我不喜歡自己，但他一直在等我。”許志偉深受感動，突然，一句話脫口而出：

“神哪，讓我看到你的榮耀！”

他呼地一下抬起頭來，他很驚訝……為什麼會說出這句話？他是一個將死的人，他沒有求神醫治，却求神顯出他的榮耀。

他一躍而起，跑去向妻子道歉，他倆一起跪下來禱告，神好像也一直在等着她，一禱告，他立刻就充滿了她的心，她一下子就得着了平安，喜樂和力量。

第二天，三個孩子也跪下來禱告，求神進入他們的生命。

許志偉如釋重負。死亡已經不那樣令他恐懼，他反而有了一種歸宿之感。當然，對家，對孩子，他仍然有些不舍……

醫生建議他做換肝手術，那時的手術成功率是百分之五十，若換肝成功，生命可望延長一至二年。許志偉的肝癌已經擴散至腹腔，肝與胰臟已經粘在一起，他拒絕做手術。

十歲的小女兒敲開他的房門：

“爸爸，為什麼不做手術呢？你害怕啦？我們家現在是六口人啦（一家五口加上神），不要怕，天父會保護你。”

小女兒單純的信心給了許志偉很大的鼓勵，他跪下禱告，求問神的旨意，他覺得很平安，於是決定接受手術。

全家人為他禱告，教會為他禱告，許多素不相識的基督徒也為他禁食禱告。



許志偉被推進了手術室。

醫生打開他的腹腔，奇迹出現了——醫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癌腫沒有擴散現象，醫生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先切半個肝，以後癌腫擴散再換肝，這樣，病人的生命可以相對延長一點。

作為一個杰出的外科醫生，他從來沒有在這麼危險的手術中臨時改變方案，可是，他身不由己，似乎失去了獨立的意志和判斷，只是機械地順服于一個超然的意念。

手術幾乎做不下去了，他三次通知手術室外的病人家屬：“手術可能完不成

了……”

九小時之後，手術終於成功——左肝切了一半。

醫生把切下的腫瘤拿去化驗，他們再一次看到奇迹：惡性腫瘤在向良性轉變——化驗報告的結論是：由惡性向良性轉變之中的腫瘤。

面對這個奇迹，專家們只能感嘆：

“許多事情是無法解釋的，不過你的病實在太出人意料，好像你的肝被人換過似的。”

主刀醫生是個猶太人，他不信神，可是他對許志偉說：

“Your case should convert any atheist.”（這件事可以令所有的無神論者改變想法。）

許志偉回答道：“我所信的活神可以將十幾個專家的決定改變。”

主刀醫生同意，他坦白說：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手術中間改變方案。這個主意不是出于我。”

這個主意出于神。若不是神強令他改變手術方案，那麼即使換肝成功，許志偉的生命最多只能延長一至二年。

這是一個神迹。許志偉從被確定是晚期肝癌到動手術，中間只隔了七天，就算是**自然痊愈**也不可有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完成。



美國乃至世界最尖端的肝癌專家們——無論他們的信仰如何，在這個神迹面前也不得不重新思考：

“到底有没有神？”

許志偉終於看到了神的榮耀——神創造萬有，掌管萬有，神在萬有中顯現他自己。

許志偉終於折服于這個全能的神，他願意向神交出生命的主權。他獲得了重生。



## 六 與主同行

許志偉進入了一個真實的世界，在這個境界裏，他找到一條路通往**自我**之外——此岸與彼岸，瞬間與永恒，有限與無限，被造物與創造者，今生與永生……通通連接了起來，他真的進入了一個自由空間，并且安伏了下來……

許志偉終於知道世上只有一件事可以滿足他，那就是擁有主耶穌並且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他。

病愈後許志偉把醫院和診所的工作全部結束，舉家重返加拿大。他說：“余下的一生，我只有兩件事要做：緊緊跟隨神，並且把神的福音告訴大家。”

許志偉進入加拿大維真學院進修神學。在衆多神學領域中，他對人與神的關係特別有興趣，于是，選擇了“三一神學”研究。在三一神學研究中許志偉看到：**神的本體是一個關係，被造物的人類既有神的形像，故亦以關係為本體，因此人是要通過關係互相不斷建立的。**

許志偉認為人和創造者及其他被造物，包括宇宙，有着深厚關係，這是現代人所漠視的，但却是後現代思想一個開始被人注視的問題。

許志偉從神學院畢業後，留在維真學院任教，但他主張神學反省不能局限於神學院的象牙塔，而應該走出去。他與加拿大五所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研究，他還將哲學與神學研究與臨床應用結合，他是加拿大癌症協會及卑詩癌症醫療中心的倫理顧問。

他也是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主任，他召集了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者，一起從事基督教與中國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教與民主思想，以及基督教與科學之關係的研究。他組織了一個以大陸學生為主體的查經班，每周六晚上他帶領查經并指導學生開展福音事工。

一九九三年秋，他創辦了《維真學刊》，這份刊物旨在以基督的思想在深層結構上影響以至更新中國文化及社會。它在北美及亞太地區享有極高的學術地位。

許志偉做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尋夢——他在1987年已經走過死蔭的幽谷，所有的夢都在那兒埋葬了，現在活着的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尋夢者。

他只願與主同行。

這是一條曲曲彎彎的窄路，雖有陽光，也有風雨；雖有百合花，也有荆棘；雖有愛，也有孤獨，那又怎樣呢？總得往前走，因為，只有走到頭，才能最終進入一個至臻完美的世界。

他全然滿足了嗎？不，不總是這樣，所以，無論多忙，每到周末，他就隱匿郊區親近神。

天國在遙遠的彼岸嗎？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天國也在他的心裏燦然浮現……+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從前變水爲酒的地方；有一個大臣，他的兒子在迦百農患病。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就來見他，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因爲他兒子快要死了。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迹奇事，你們總是不信。”那大臣說：“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還沒有死，就下去。”耶穌對他說：“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時候，他的僕人迎見他，說他的兒子活了。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未時熱就退了。”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的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約翰福音》4:46-54

# 神迹的喻示（組詩二）

## 話語的權能 > >> 施瑋

在你給過人快樂與滿足的地方  
疾病，仍在蔓延——  
死亡，繼續吞噬——  
人們對神迹的享用，僅限于酒  
他們嫁娶，他們生子  
他們盼望着兒子的婚禮

日子，過得平庸快樂  
直到死亡突然推門  
在尚未展開的生命中  
嘲笑忘記生死的人  
這時，人們想起你  
僅僅為着肉體的益處思念神迹  
上帝却站在酒和神迹之外  
孤獨且悲憤

“若不看見神迹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父親在乞求，路人在旁觀  
乞求一個先知去救瀕死的兒子  
為什麼是先知？  
賜能力的神被能力隔在遠處  
等待已死的人呼求重生

愛，却無法與所愛的交談

給予，却無法幫需要的人得着

一次又一次，把酒拿給人喝  
却知道他們喝了，還要再渴  
一次又一次，醫治人的疾病  
却知道他們健康着，也還是會死  
這是你的悲哀  
是神迹不能化解的憂傷

你吹笛，無人跳舞  
你舉哀，無人哭泣  
世人都不肯睜開眼睛  
摸“神”，好像摸象的瞎子  
你用話語代替行動  
“回去吧，你的兒子活了”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聽見你話語的人，順着話的河流  
游進你。活了。永遠——



# 漫游者的超越 (六) >>> 海燕

##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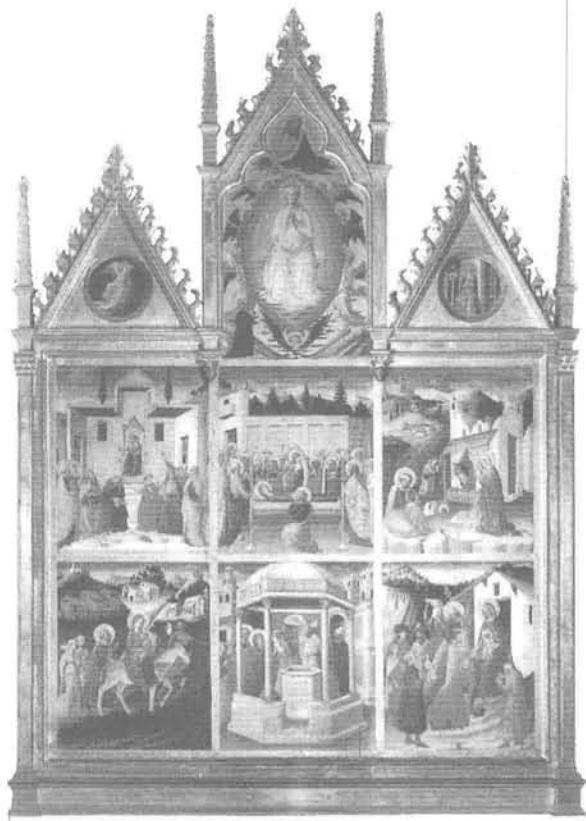
還在創作的早期，裏爾克就說過：“我的作品是我自己的坦言和生命故事。”（1896年9月28日）縱觀裏爾克的全部創作活動，可以看到這也是他的終生堅持。

裏爾克一生的行動，基本上可以概括為流浪與還鄉。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

在裏爾克畢生的創作中，他始終對聖經裏浪子的故事情有獨鐘。從離家的浪子，到鄉愁的漫游者，到還鄉之路上的受召為贊美者，裏爾克走了多遠的路，他筆下的浪子也走了多遠的路。



當二十一歲的裏爾克奮起反抗父親的意旨，決心以文學為自己的終生事業的時候，他毅然離開家鄉布拉格，到慕尼黑求學去了，因為當時布拉格的藝術環境根本不適于他從事文學創作。裏爾克的早期小說《特拉基》（1898），追憶了他離家前夜的情景。在裏爾克筆下的人物中，小說主人公特拉基是最接近作者本人的形象。特拉基夢想做一個詩人，但當人們問他



“你是個詩人嗎”的時候，他又不敢肯定地回答。他整夜無眠，惶惑不安地自問：“我行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為了在藝術上真正起步，他非和家庭、和故鄉的環境決裂不可了。

這是典型的裏爾克式的離家：表面上是不願舍弃自己所心愛的東西，實質上是為了捍衛個體的自由，這是為了堅持人的價值而作的自我流放，在這種流放中，人主動地放棄了家園。這種決絕的姿態貫穿了他漫游的一生。

因為小說《特拉基》太接近于事實了，裏爾克在世時一直沒有發表過它。當年，裏爾克寫這篇小說，只是為了幫助自己解脫苦難的布拉格童年，它却也讓我們窺見了這個偉大詩人的卑微的起點。

《特拉基》寫于他離開布拉格之後的第二年（當時他已從慕尼黑遷居柏林），那也是他數十年之久的人生漫游即將開始的時候。小說完成後不久，裏爾克就啓程到傳統的德語詩人的朝聖之地，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故都佛羅倫薩去了。在那裏，詩人的信念終於確立在他的心頭了，從此終生不渝。

自佛羅倫薩之後，浪子的離去和歸來，便成為他不斷繁衍的故事主題，浪子幾乎成為他此後所有作品的主人公。比如，《上帝的故事》（1904）中的游吟詩人和反叛的俄國僧侶，《時辰之書》（1905）中的聖像畫家，《馬爾特手記》（1910）中的藝術家，以及《杜伊諾哀歌》（1922）第五首中的江湖藝人和第八首中的“我們”，無一不是浪子嬗變更迭的身影。彷彿是意猶未盡似的，在創作的晚期，他還翻譯了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的小說《離家出走的兒子歸來》（1914）。

所謂浪子，就是離棄了故鄉的人。這裏的故鄉，指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故鄉。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評論荷爾德林的哀歌《還鄉》時，提出了故鄉的判據：這個“故鄉的典型特征，也是它最好的，就是它單單存在于本源之域的生命，而不是別的什么。”

身為漫游者的裏爾克，把故鄉分為世界的和生命的兩大類，而每一類又有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之分。在人世間，布拉格是他的第一故鄉，他生于斯長于斯，



對此別無選擇；但在人生路途上，他又在不斷地尋找着他的第二故鄉：俄國、巴黎……凡配稱為故鄉的，都是在啓示或恩惠的光中生命的成長之所，靈性的歸屬之地。在那裏，心靈對周遭的事物發生了深刻而親切的認識，以至于外在與內在相呼應相認同，靈魂日益擴展，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就人世間的時間歷程而言，裏爾克舍弃了第一故鄉，去擁抱第二故鄉。

但在作為懷鄉之歌的《杜伊諾哀歌》第八首中，裏爾克又提到了另一類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詩中的第一故鄉，乃是那賜予生命的子宮，上帝的國度，“鮮花無盡地綻開的”純粹之界，而第二故鄉則是指物質世界。就生命的空間歷程而言，裏爾克舍弃了第二故鄉，去擁抱第一故鄉。

原來，裏爾克尋找世界的第二故鄉，正是為了感悟、體驗、直至進入生命的第一故鄉。他在一個層面上離棄世界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他在另一個層面上生命還鄉的過程。這種演進與其說是哲學意味的互動，不如說是生命成長的自然結果。

只是這樣的成長，有一個嚴苛的要求：它必須與苦難為伴。因為苦難，正是上帝留給我們的空間，只有精神奮進的人才能感知并打開其中的門。一個離開世界的家鄉，在漂泊中尋根，最終歸回永恒家鄉的漫游者，有足够的理由來為這樣的苦難而慶幸——為自己的生命，也為上帝恩典的安排。

裏爾克早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給他少年時代的軍校老師的一封信中，裏爾克曾解釋他把俄國看成第二故鄉的理由是：俄羅斯因順從苦難而得到祝福。這也恰好為這一個事實提供了注腳：裏爾克總是義無反顧地迎向超越之中不可避免的苦難，為生命的還鄉。

不言而喻，裏爾克是拒絕歸回世界的第一故鄉的，即使在那裏可以免去上下求索的苦難。這一點，裏爾克通過《馬爾特手記》的終篇“浪子歸來”，極為戲劇性地表達出來了：

《馬爾特手記》中的浪子當初離家，是因為他覺得家裏的人根本沒有能力來付出真實的愛，他感到被虛假的愛包



圍着，或者囚禁着太可怕了。所以，他要“永遠走開。他打算永遠不愛，爲了不把任何人置于被愛的恐怖位置。”離家出走的兒子，做了法國鄉間的牧人。在多年的游牧生涯中，這個不願意愛人，也不願意愛上帝的浪子，“從漫游的時刻起，却開始了對上帝持久的愛”，他默默地愛着上帝，可惜又缺少適當的引導。在這些流浪的年日，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終于，他回家了。蒼老的父親認出了他，父親因激動而蒼白的臉上，顯出了愛的饒恕。但正是這個愛，這個和從前一樣不真實的愛，使浪子驚詫極了。這麼多年了，他沒有想到還是這樣！浪子竟然破天荒地跪在他們腳前，想要祈求他們不要愛他。他們扶起他來，顯然是誤解了他的激情，以爲他是在祈求饒恕。

“一天比一天，他看得更清楚了：愛，他們是如此缺乏，却又暗地裏相互勉勵于此。這樣的愛，已經與他無關了。看見他們的努力，他幾乎要莞爾一笑了。已經很清楚，他們幾乎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們怎能了解他的內心呢？如今他幾乎不能去愛了。”

毫無疑問，這裏描繪的故鄉是一個極其貧困的所在。那裏的人心，根本無愛可言，人與人之間，也只剩下空洞的禮儀了。相形之下，那個愛上帝，也就是向往生命的第一故鄉的浪子，倒顯得可愛得多了。對於這個世界的故鄉，他的離家是反叛的，他的還鄉還是反叛的。因爲這樣的故鄉，已經失去了真正故鄉的特徵，與“本源之域的生命”毫無關聯了。很顯然，這個故鄉的結局就是死亡。這幕馬爾特還鄉的悲劇，在裏爾克看來，并不是一個特例，而是整個世界的第一故鄉的根本狀態。

爲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態呢？海德格爾指出，因爲整個世界正處于一個“貧困時代”。

所謂“貧困時代”，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爲？》一文中作了如此的定義：“世界黑夜的時代，就是貧困時代，較之以往，它甚至愈加貧困了。它已經貧困到了一個地步，以至于它不復覺察上帝的缺位是一種缺位。”

這個時代的貧困，這個世界的黑暗，都是因爲人們不愛上帝，也不要上帝，只要他們自己而造成的，這就是人類社會“上帝的缺位”——整個世界黑暗以至于消亡的根本原由。

《詩人何爲？》是海德格爾爲紀念裏爾克逝世二十周年而寫的。海德格爾首先研究了荷爾德林，後又轉而研究裏爾克，因爲他發現這兩位隔世的詩人有着驚人的一致



性。荷爾德林在他的哀歌《面包與酒》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貧困時代，詩人何爲？”海德格爾則以裏爾克分析對此作了詳盡的回答。海德格爾強調了裏爾克這樣的詩人的重要性：這個貧困時代越來越迫切地需要他們，因為詩人的任務，正是幫助我們再次瞥見真理世界的光輝。

海德格爾認爲，荷爾德林是“貧困時代的詩人”的先驅，而裏爾克是“貧困時代的詩人”之一。

馬爾特的悲劇，暗示着“貧困時代的詩人”裏爾克一生對故鄉的態度：他必然要追尋世界的第二故鄉，也必然要向往生命的第一故鄉。這樣的態度，是因爲他對“上帝的缺位”有着迥別于常人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以他一生的每一個日子爲柴焚燒着他，使他永無寧日地尋找着拯救。回顧他漫游的全過程，我們實實在在都看到了他對上帝的敬畏和愛。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馬爾特手記》結尾的那個意味深長的句子：“他（浪子）感到，唯有至高無上的那一位能够愛，但那一位還沒有願意。”小說就在這裏戛然而止了。這句話表明，在浪子看來，整個世界之中，只有上帝有愛的能力，但上帝還沒有願意愛，其實更確切地說，是浪子還沒有感受到上帝的愛。

這似乎暗示着，裏爾克對來自上帝的愛是認識不够的，盡管他對上帝的愛沒有因此而稍減。

事實上，從1910年完成《馬爾特手記》到1912年寫《杜伊諾哀歌》第一首，裏爾克的生命裏愛的分量已經凸顯出來了，就象《轉折點》所強調的那樣。裏爾克知道，唯有通過愛，才能理解那不可見却又真實存在的靈魂世界。

在哀歌第一首中，裏爾克塑造了“愛者”的形象：“愛者”盡管不被“被愛者”留意，却仍然一往情深地愛着。作爲贊美者，裏爾克渴望從“愛者”那裏學習這種不求回報的愛。贊美者愛的對象，并不是塵世的“被愛者”，他要象離弦之箭飛升，在他的前面是“聲音，聲音”，而在這些聲音的叢林之上，是象驚雷一般讓萬音跪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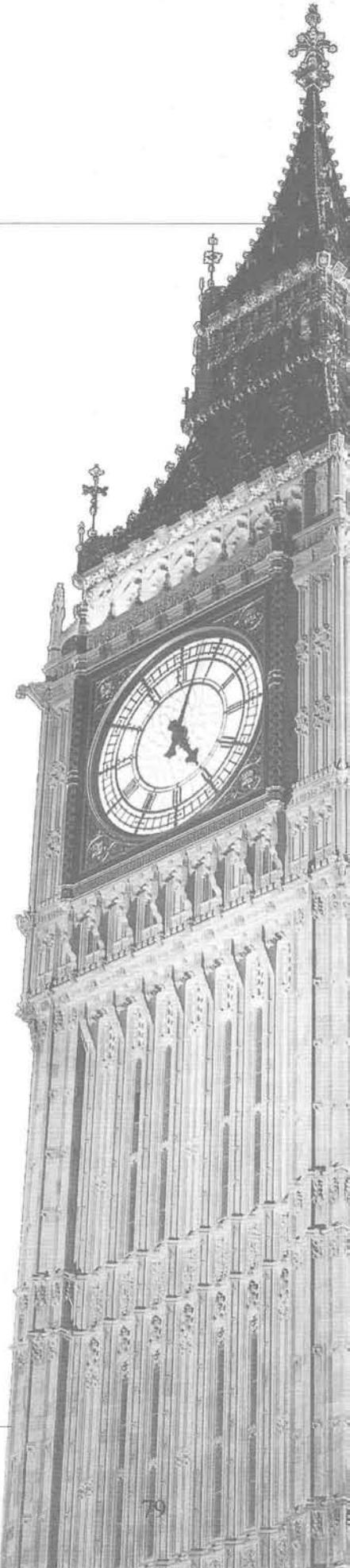
的“那個偉大的召喚”。他的心，象聖者一樣聆聽着這個召喚。這個召喚之聲是從上帝來的。

在《杜伊諾哀歌》中，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存在，藏在無人可以企及的最隱秘處，裏爾克甚至認為，人“不能承受上帝的聲音，遠遠不能”。此時的裏爾克，對上帝懷着無可比擬的敬畏。但這只是一種單向的關係。即使是十年後，寫着《杜伊諾哀歌》其余篇章的他，張開了贊美的口，舉起了雙手，也無法確信上帝賜福將如春雨降下。裏爾克從未有過這樣有福的心。

他始終沒有走出浪子的心態，因為裏爾克要出離一切，尋找一種更高的自由。但更高的自由往往不是通過反叛或者解放得到的，她只能通過更深、更全面、更準確地進入真理來達到。盡管裏爾克真誠地愛上帝，以生命探索着真理，但對上帝之愛的認識不足，却妨礙了他對基督教的本質有更深的體驗，雖然他探索的寶貴，詩思的深度和詩境的美是無人可以否定的。

這樣的缺憾，可以從裏爾克本人愛的歷程中找出緣由。我們知道，裏爾克自童年起就缺少對愛的體驗，他渴望過母親真誠的愛，却因為反感母親的偽善而拒絕被偽善者來愛。他對母親的怨恨在短篇小說《相聚》(1898)中也清楚地表現出來：偽裝聖潔的母親索菲(與裏爾克的母親同名)，當她病得要死的兒子回家時，她竟以特有的關懷使他不願意活下去了。在裏爾克的生命中，從幼年到青年到成年到生命的終結，缺少一種確鑿無疑的愛的經歷。

他還把對母親的反感擴大到母親的宗教上，他也厭煩天主教的那些繁文縟節。應該說，這種厭煩並不僅僅是出于感情因素。還在巴黎時期，當裏爾克開始寫作《馬爾特手記》時，他就對丹麥哲學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的著作表現了極大的興趣，并翻譯了他的部分書信。祈克果和尼采同是西方文化的批判者，但他采取的途徑完全不同，祈克果被稱為是“基督徒哲學家”，其哲學寫作之華美猶如東方的莊子。祈克果認為，沒有人可以由於基督教的社會環境而生為基督徒，基督教並不是規條、禮儀和社會的歸屬關係；如果沒有因信仰的飛躍而產生的熱忱，沒有個人的委身，這人就是偽善者。裏爾克的想法在這裏得到了某種支持。不過，盡管他的反感並非全無道理，相對缺少系統思考的裏爾克也可能面臨險境：僅有對傳統的反





叛，並不能保證把反叛者帶向真理。對一個偉大傳統的批判，僅有反叛是不夠的，而且在占有真理方面，反叛者也不一定比傳統更幸運。

但裏爾克對上帝的愛却是無可置疑的，雖然他對俗世的愛常常是在渴望與絕望之間徘徊。他從未拒絕過上帝的愛。事實上，他是多么渴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比如，在《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詩》第一部第十六首裏，他甚至以雅各自居，要騙取祝福：

“我要來牽我主之手，對他說：  
在這裏，我就是長毛的以掃。”

我想，上帝一定理解這顆渴慕的心，上帝真誠而無條件的愛早已通過十字架上的救贖為他預備了。只是若不經過中介，他就無法感受到上帝的愛。若不通過跨接着深淵兩邊的橋，就無法到達彼岸。若不調准頻率，就無法聽見無線電波。上帝的愛，是純潔而真實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他不會有被愛的約束，在這樣的愛裏有自由，因為她上帝無條件的愛。

在慈愛的天父面前，他若是羅丹雕塑的浪子那屈膝的形體中紛呈的所有需要上帝的人中的一個，上帝的祝福就會復蓋他跪伏的高度，就象裏爾克在去世的那一年所寫的詩句：

“他們雙膝變成的直角，  
賦予世界一個全新的尺度。”

但裏爾克就象《馬爾特手記》裏的浪子那樣，默默地愛着上帝却缺少適當的引導……馬爾特走了，他沒有認出並且抓住上帝伸出的手。

這使我想起在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看見的羅丹雕塑《地獄之門》：立在地獄之門上的亞當垂下的右手無名指，和米開朗基羅的亞當向上帝伸出，却又無

---

法觸及上帝的手指是何等的形似！羅丹在不同的處境之下襲用這一雷同的動機，豈不是正好表明了人尋找上帝的失敗嗎？

生活在一個貧困的時代，沒有上帝的人，就如同離開了家園的浪子一樣。浪子的離家是貧困的，他們的命運只能是永遠的顛沛流離。除了還鄉之外，沒有別的答案。“還鄉，就是歸回本源之域。”（海德格爾語）這就是為什麼先見的詩哲荷爾德林發出了“還鄉”的呼喚，而“貧困時代的詩人”裏爾克更是以他整個的生命實踐着“還鄉”，雖然在一個貧困的時代，浪子的生命還鄉也是貧困的。（未完待續）†



胡安·荷塞·阿勒歐拉，1918年生于墨西哥，在現實主義風行的年代，他以文學傳統反叛者的姿態出現在文壇上。他在短篇小說裏，大膽地把魔幻和象征主義，荒謬和寓言，編織在對人類處境的真實狀態的辛辣描寫之中。

他的短篇小說《扳道工》講述了一個當代寓言：

一個外地人到火車站來，要到一個名叫T城的地方去。他碰到一位老板道工，交談之中，竟然發現了這樣一件讓他又驚奇而又窘迫的荒唐事：不論是誰，都得在這兒買一張火車票，可是任何一張火車票，都得在這兒等上數月甚至數年才能搭上火車，而那火車却從來不會把他們帶到他們真正想去的地方——一切都是在所謂的“系統”支配之下。

《扳道工》原文為西班牙文，Christine的評論《尋找T城》也是用西班牙文寫的，為便於漢蕊翻譯，也為了便於中英文對照讀者的閱讀，Christine 把《尋找 T 城》由西班牙語譯為英文附後。

作者／編者

Christine Ma (瀟瀟)著 / 漢蕊譯



尋  
找  
T

城



主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聖經·約翰福音》14:6

胡安·荷塞·阿勒歐拉的短篇小說《扳道工》，通過講述一個現代的寓言故事，使讀者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人本來是要到某個陌生但却非去不可的地方（小說稱之為“T城”），實際上却成了某個“系統”的奴隸，毫無自主性可言。

故事表面上寫的是鐵路系統：一個外地人到火車站來，要乘車到T城去，但知情人却告訴他，沒有人到達過他要去的地方，所有的人不過是系統的奴隸。

明白了真相之後，我們發現：這個系統所涉及的根本不是火車，而是墮落的人性。控制乘客的這個系統，與轄制人的這個不完美社會是何其的相似！而人自己正是它的始作俑者！在這兩種情形中，人都變成了玩偶，人的自由意志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實際上，人是自己所構造的系統的奴隸，系統決定了他人生的歸宿。于是，小說中的火車就成了失效的人類社會的象征，作者以這個象征以期喚醒讀者的意識：在人的被誤導而又執拗的T城尋求中，人被自己所支撐的這個系統奴役着。

作者以一個外地人尋找撲朔迷離的T城的抽象情節來開始敘說，是為了將列車系統與人的狀況聯繫起來。他故意不使用具體的地名，旅行者要去的地方沒有全名，只以一個字母T記之，然後通過知情的扳道工之口說出列車不會也不可能達到那裏的隱情。甚至，作者沒有將任何具體的特征賦予這個漏洞百出的系統或那些備受挫折的人物。他只稱列車系統為“系統”，而且也從不提系統中任何人的名字。即使是提到乘客或知情者，他也不用名字，而是以代稱來稱呼他們：“外地人”，“外表似乎象列車的老人”。因此，**系統成了人的，也就是乘客的鑒定者，以他的所為而不是以他的所是鑒定他；在這樣的系統看來，人的價值單單取決于他的位置，雖然以位置來描述一個人是既非人格又不清楚的。**

人的狀況正是如此。作品借着這種抽象的特征描述，使得系統和乘客所喻指的就不再局限于列車系統，而指向所有人的普遍狀況，那就是，每個人都要搭上列車去尋找T城，但却永遠也不可能到達那裏。就象乘客想要，需要，但不知如何到達T城一樣，人們耗費了整個生命來不斷尋求真理的未知世界，而真理却是某種無以名狀、不可抗拒的東西。作品抽象地，而不是有血有肉、有山有水地描繪人物和地點，其結果是把個體的人物如乘客置於一個非人格的空洞世界裏，而這個世界既不珍視，也不能滿足他對T城的向往，即對未知真理的向往。

這個失落的狀態暗示着，這兩個系統都把人看成了被奴役的目標。在列車系統裏，乘客不能決定自己的旅行路線。上了列車，他的生命就永遠地改變了，他却無權參與這個改變。系統，操有所有的決定權，把乘客的意願剝奪殆盡，即使目的地不是自己所要的，他也無權干預。列車有自己的旅程目標，就是創造新村，人則無權決定自己的目的地。不管他們買什么票，想到什么地方去，列車控制並決定了達到之地。沒有考慮乘客的義務和喜歡，系統欺騙了他們：它命令列車工作人員停下列車，邀請乘客出來欣賞當地美景，但等他們出了車廂，列車却逃之夭夭，把乘客遺棄在當地，讓他們建立一個新的僑居地。於是，列車上共度的時光延續為新的友誼和村莊，但這些並不是出于參與者的選擇和偏愛，而是出于列車系統的操縱。是系統制作了它們，根本沒有這些人的自願順服。因此，所有旅行者都是奴隸，是被剝奪了自由意志的對象。

同樣，這個被人所建造的世界同時也把人置於隸屬的地位。個體在其中是處於隔離狀態的另一個日用品，是系統用于生產目的的一個物件，就象列車用乘客來創造新的村落一樣。雖然個人可以選擇他所喜歡的道路，就象旅行者買他選擇的車票，但兩者最終還是被置於系統，也就是不完美世界的制約之下。他的自由和選擇不過是另一個幻象，是系統的產品之一，在歷史的專斷之中，人被左右，被主宰，沒有自己的聲音。隨着系統的漸次推進，人只有順從的份，正如詩人所說的“人與老鼠最好的計劃常常走了樣”，深信不疑的旅行者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人和乘客沒有什麼兩樣，都是在奴役之下，被錯覺所誤，被客體化為一個事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些乘客和個體們，正是以其安於現狀和相互競爭姿態使奴役狀態得以延續不輟。出于愛國心，這些居民們，也就是昔日的旅行者們，既沒有抱怨，也沒有表露他們的不滿。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狀態無動于衷，却反過來與其他的乘客作對。雖然是啓用了多輛列車，大部分等車的人還是不能如願以償地上車，所以在長長的等待之後上車的人，會為爭一個坐位而吵鬧不休。他們擁擠著進



到車廂裏去，反而使上車的過程更加艱難。結果把時間浪費在惡言和推擠之上，而不是有效率地入坐。他們沒有意識到真正的敵人是鐵路系統，而不是其他乘客。更有甚者，他們失去了改變這個系統的向心力。結果，他們使自己的奴役持久延伸。

同樣，個人順應環境而與他的同類相爭，反而是支持了對自己的壓迫。他在世界中尋找期望的目的地，沒有答案，也沒有解決。他追逐所有經過他生命裏的列車，企圖尋找T城，却不知道他無法到達那裏，列車系統或是墮落的社會對此都愛莫能助。他並不奢望人手所造的列車軌道所指向的目的地，反而同自己的伙伴，和他一樣盲目上了錯誤的列車的乘客過不去。由於他們活在多數失敗少數成功的系統或社會之中，每一個人都像是孤軍奮戰，人人成為幸存者的敵人。他們想不到去超越系統的邊界，只為那些微不足道的位置，那些既不能揭示又不能滿足真理的位置來爭吵不休，正如為了一个座位而相互鬥毆的乘客一樣，而座位並不把他們帶向T城。在兩種情形中，奴役都是因他們自己而存在。

故事的末了，扳道工再一次問外地人：“你要到那裏去呢？”他回答：“要到X城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裏去了。結果，尋找T城變成了一個無答案的難題，一個變量的“X”。

總而言之，《扳道工》不是一個關於外地人和列車的故事，而是人尋找T城的故事，它的目的地並不在這個世界上。乘客不難發現，他們所處的情形和鐵路系統極其相似，他們都象奴隸一樣活着，失喪而且物化，但他們安於自己的幻覺，維系着各自的系統，而保持了自己失喪和被奴役的狀態。面對着列車所象征的衰敗世界裏的困境，讀者終會從自己的束縛中醒來，開始尋找真正的T城。

主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Author Juan Jose Arreola, though born of Mexico, 1918, in the age of realism, nevertheless stood as an iconoclast who broke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conventions of his time and dared to entwine fantasy and symbolism, absurdity and allegory, in his poignant short fiction depictions of the reality of the human situation. In his short story, "El guardaguas" — translated "The Switchman" — he offers a contemporary allegory: a foreigner goes to a train station to go to a place by the name of T, but to his surprise and mortification he finds an old switchman who, through a series of dialogues, unravels a ridiculous situation whereby all the passengers buy a ticket, any ticket, only to wait for months and possibly years for a train that will not take them to their intended destination, all under the so-called "system".

# The Search for T

&gt; &gt;&gt; Christine Ma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 Jesus Christ

In his short story, "El guardaguas," Juan Jose Arreola presents a modern fable tha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the reality of his enslavement by "the system" in his attempt to arrive at the unknown but impending destination, "T". On the surface, the story deals with the railroad system: a foreigner arrives at the train station to board the wagon for "T," but, instead, he finds a guide that reveals to him that no one arrives where he intends to go; all are slaves to the system. Behind the unraveling of events one finds that the system deals not with the trains, but rather fallen humanity itself. The system that controls the passengers is the same as the imperfect world that dominates the very individual that created it. In both cases, the person becomes a puppet that lives with the illusion of having its own free will when, in reality, it is a slave to the system that it itself ha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that determines its destination in life. In the end, the trains function as a symbol for the flawed and human universe, in such a way as to awaken the reader to his own enslavement by such a system that he himself perpetuates within his misguided but pressing search for "T".

The author begins the story abstractly with the foreigner's search for the elusive T, in order to relate the train system with the human condition. He establishes the journey in non-concrete terms: the traveler looks for a destination without a specific name — only a letter, T — only to find through the guide/switchman that the trains will not, or cannot, arrive the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lost situation, the author does not give any concrete identity to the flawed system or the frustrated characters. He only calls the train system "the system," without mentioning any particular person within it with a name. Even when he speaks of the passenger or the guide, he does not use names, but rather he characterizes them by a title that refers to their position: "the foreigner", "an old man with a vague train-like aspect". Therefore, it is a system that identifies the



individual, like the passenger, by what he does and not by who he is; through the eyes of such a world, his value is based only in his position, a characterization that is neither personal nor distinct.

Such is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effect of such an abstract characterization is that the system and the passengers do not simply reflect the train system, but also the universal situ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each looking for the "T" through trains that cannot carry them there.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passenger wants, needs, 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arrive at T, the individual spends his life on a perpetual search for the Truth, an Unknown, something that he cannot name but something that he nevertheless cannot deny. The result of portraying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estinations as abstractions in place of a particular cast of individuals and places of flesh and blood, land and sea, is that the individual, like the passenger, is lost in an impersonal and empty world, a system that does neither values him nor has the capacity to satisfy his yearning for the destination "T", for the unknown Truth.

Such a lost situation implies that both systems treat the individual as enslaved objects. In the case of the trains, the passenger cannot decide his own itinerary. After embarking the train, his life changes forever, but without his own participation. The system, which makes all the decisions, deprives the traveler of his will; it does not matter to it that the destination is not the intended one. The trains have their own agenda — to create new villages—and the people have no option in determining their destination. They can buy whatever ticket for whichever site they chose, but nevertheless, the train controls and determines the arrival plac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obligation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passengers, the system deceives them: it commands the crew to stop the train and invite the travelers to go outside in order to admire the site, but after they descend, the wagon escapes and leaves them alone in order for them to establish new colonies. The new friendships and villages that follow as a result—the products of the extended time passed inside the train — do not exist by choice or preference of the people involved, but rather by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train system. The system fabricates them without the voluntary compliance of the participants. Hence all the travelers are slaves, objects deprived of their free will.

In the same way, the very world that is constructed by man simultaneously subordinates him. Within it the individual is alone, another commodity, an object that the system employs to produce, just as the trains utilize the passengers to create new villages.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may pick whichever road in life he wishes, in the same sense that



the traveler can buy whatever ticket he chooses, in the end, both are bound by the system, the imperfect world. His freedom and choice are just another illusion, products of the system, for man has no voice in history's arbitrations that affect him and dominate him; he can only obey its unwinding, as even the "best laid plans of mice and men (and the unsuspecting traveler) often go awry" <sup>①</sup>. The individual is the same as the passenger, enslaved, delusioned and objectified.

Paradoxically, such passengers and individuals perpetuate their own enslavement by their complacency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mselves. Out of patriotism the inhabitants—the travelers—of the country neither complain nor show their discontentment. They do nothing to protest their oppressed situation; instead, they turn against the other passengers. Due to the situation with many trains but only few passengers that can aboard them even after an extended wait, the people dispute among themselves to obtain a seat. They fight violently to enter the wagon, but this only obstructs the process of boarding. The result is lost time spent hurling blows and insults instead of effectively seating the train.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 real enemy is the railroad system and not the other passenger. Furthermore, they lose the unity and the strength needed to overcome such a system. As a result, they perpetuate their own enslavement.

In the same manner, the individual maintains his oppression when he conforms and turns against his fellow man. He searches for the desired destination in a world that does not hold the answer, does not carry the solution. He pursues the various trains that pass through his life in his attempt to find the "T", without realizing that he cannot arrive there neither by the railroad system nor by the fallen and flawed world. Instead of looking for the destination behind the train tracks constructed by human and imperfect hands, he becomes distracted by his fellow passengers who are blindly boarding the wrong train, just like him. Due to their existences in a system, a world, where there are many losers and few winners, each man stands alone and for himself; all become adversaries in the battle over survival. Instead of daring to go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system, they dispute over the same wanted but futile positions that cannot reveal or satisfy the need for Truth, just like the passengers that plaster one another for the same seats that cannot carry them to T. In both cases, the bondage continues due to themselves.

In the end, when the switchman asks the foreigner, once again, where he is headed, he replies "X". He himself does not know where he is going. The search for "T" ends in an unanswered conundrum, a variable, an X. Ultimately, "El guardagujas" turns out to be not a story of a foreign traveler and a train, but rather a fable abou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earch for a “T”, the destination that is not of this world. Both the passenger and the individual find themselves in the same position within the system of railroad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Both live as slaves. Lost and objectified, both maintain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while they sleep with the illusory dream of having their own will and thereby perpetuate their own lost state and servitude. Confronted by the reality of such a situation by the symbol of the trains for the flawed world, the reader can finally awake from his bondage and begin to find the real “T”.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reaches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John 14:6* 

① line from Scottish poet Robert Burns' piece "To a Mouse:On Turning Her Nest with a Plough," used by John Steinbeck in his book Of Mice and Men, where within the story about two ranch men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call their own, he alludes to this poem: a farmer, after having destroyed a mouse's nest during ploughing, writes a poem to his victim apologizing for the unfortunate incident and, in doing so, realizing that he himself and animal share the same plight and the same fate: their best laid plans often go awry.

## 高貴的人 > >> 厥巧輝

美國南北內戰後期，南方聯軍敗局已定。著名的南方聯軍司令李將軍面臨着是投降還是繼續抵抗的問題。作為畢業于西點軍校、視軍人的榮譽比生命還重要的李將軍，他的內心是寧願戰死沙場也不願意投降。此時，高傲的南方軍隊和人民中出現一種呼聲，主張不投降，在將軍的領導下，把南方的婦女及青少年也動員和組織起來參加戰鬥，進行游擊戰即人民戰爭，把南方變成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遼闊戰場，把北方軍隊拖進游擊戰的汪洋大海之中，這樣堅持到最後有可能把北軍拖垮，反敗為勝。對此，李將軍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認為，戰爭是軍人的事情，戰爭有戰爭的規則，絕對不能讓婦女兒童參加到戰爭中來，更不能讓婦女兒童搞什么游擊戰爭。如果沒有前線和後方，到處是戰場，如果婦女兒童拿槍參戰，那是對人民的生命不負責任，是軍人的耻辱，也破壞了戰爭的規則和目的。何況，婦女兒童等平民打游擊戰，那他們就成了軍人，他們就會招致槍殺和瘋狂的報復，作為捍衛軍人的職責聲譽和人民生命的軍人來說，那是絕對不可





以的。這與日本曾經有過的“一億玉碎”的做法和價值觀，構成了極大的反差。

在阿波馬托克斯，兩位美國內戰中最偉大的將軍見面了。羅伯特·李穿上了披挂全新的軍裝，挎着鑲嵌寶石的指揮刀，格蘭特穿着士兵服，紐扣沒有扣上，也沒有帶指揮刀。格蘭特眼看着英勇的對手心情悲哀而沮喪，這是英雄惜英雄的感情。因為不願導致對方難堪，格蘭特將軍特意低調處理受降事宜，在一家私人住宅裏進行的簡單受降式上，他對李將軍畢恭畢敬，寒暄了好久，遲遲不願提及投降一事。他還特別提到十多年前他們在墨西哥戰爭時的短暫相遇——李將軍偉大戰略家的卓著聲譽，正是在那次戰爭中初露鋒頭的。最後，還是李將軍主動提出投降一事，格蘭特將軍淡化地說一切事宜如議。

李提出原部下早已軍糧告罄，格蘭特吩咐將二萬四千份軍糧送到降後的敵營。李又提到南方士兵的座騎均為個人所有，訊問是否允許他們各人擁有馬匹時，格蘭特說，讓所有的人都牽上一匹馬，士兵、軍官都一樣，他們需要馬匹去耕種土地，若有南方士兵認領馬匹者，他將命令部下不作任何阻撓。儀式結束後，格蘭特下令聯邦部隊不許慶祝，因為邦聯將士“又是咱們的同胞兄弟了。”

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地理、政治、理念紛爭在歷經四年苦戰，損耗了六十多萬生命之後，就這樣靜悄悄，簡簡單單地結束了。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雖然也有司馬懿下令三軍給諸葛孔明吊孝的美談，但冤冤相報，成則王侯敗則寇是主流，而且幾乎是亘古不變的定律。而美國戰後，沒列戰爭罪犯，沒開戰爭法庭，沒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隱姓埋名四處躲藏逃亡的情況。不久，林肯政府還簽署了特赦令，南方將士全面大赦。赦令明文規定，要允許南方將士安居樂業，“不得搔擾”。而且，為了南方將士能够安居樂業，他們還得到與北方退役將士同等數目的安家費。事後證明，所有參戰的南方軍人真的如願一律作為自由平等的美國公民看待，一視同仁，并沒有歧視，更沒有出現秋後算總帳甚至是株連九族的事情。

在有關投降和結束戰爭的協議書上簽完那歷史性的一筆後，李將軍拒絕了任何故舊朋友的邀請，來到了弗吉尼亞州的一個的小鎮。小鎮的人民對將軍的到來熱情歡迎，他們並不把他看作失敗者，而仍然看作是將軍和英雄。後來這裏建立了一所大學，當地的人民以將軍的名字命名這所大學，并邀請將軍出任大學校長的時候，將軍答應了，在以大學校長的身份和一貫的高貴精神哺育莘莘學子的事業中走完了波瀾起伏的一生。將軍逝世後，他和他的戰馬被制成銀白色雕塑，安放在學校的大廳裏，永遠注視着學校的師生和每一位來訪者。如今，以阿爾伯特·李命名的學校，仍遍布全國各州，且為數不少。很多童子軍團，也都打着李氏旗號，號召年輕一代要效法李將軍忠誠、勇敢、嚴于律己的風範。二戰結束後，杜魯門總統給予統籌歐亞兩大戰場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將軍的最高評價爲他是李將軍以來最偉大的將軍。

1998年，我曾經有機會訪問美國。在華盛頓的街頭廣場上，有李將軍騎着戰馬的銅像，傲然聳立；在華盛頓遠郊，離當年李將軍投降聯邦只有幾十公裏之遙的維吉尼亞州勒克星屯鎮，我亦參觀了維吉尼亞軍事學院要地的李氏教堂(The Lee Chapel)。教堂正上方，供奉着李將軍的漢白玉雕像。雕像冰清玉潔，安祥地沐浴在神聖的光暉之中，令人肅然起敬。後來聽歷史學家說，李將軍的形象被後世“大理石化了”，我當時還領會不了這種說法的含義。

反而，我心裏多少有些吃驚，因爲我從小到大看到的有關美國南北戰爭的書籍上，在學校的歷史教課書上，總是貫穿着有關正義與反動的價值評判。南方當然代表的是反對進步的反動的奴隸主階級，作爲南方軍隊將領的李將軍，當然就是卑鄙無耻的反對派，應該徹底否定和打倒，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怎麼美國人自己却不這樣看？

後來有機會參觀美國南北戰爭展覽，那裏如實地介紹南北雙方的情況，如戰場、國旗、軍旗、死亡人數等，有文字也有圖像和實物，只是客觀介紹而沒有任何形式的進步反動、革命反革命之類的褒貶和價值評價，參觀者可以在留言簿上贊揚北方也可以贊揚南方，也的確有不少大概是南方籍的參觀者鮮明地表達對南軍的贊賞。而美國政府和社會從來沒有也不會把他們當做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的罪犯，加以取締和限制。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對那段峰巒歲月的歷史懷念和個人的是非評價，也可以像美國至今存在着的“美國革命女兒”這樣的團體一樣——他們的先輩是美國獨立戰爭和內戰時期的北方參加者，每年都通過活動表達他們與部分南方人完全相反的歷史懷念和價值觀念。勝利者不把失敗者稱爲“某某匪幫”，沒有“勝利者書寫歷史”的話語霸權和官方的、權威的、單一的、必須全民接受認同的歷史評價；也沒有“成王敗寇”的歷史和價值觀，不以成敗論英雄——弗吉尼亞小鎮人民對李將軍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說明。

南北戰爭的慘烈和死亡人數之多，是美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爲這是一場美國的悲劇，他們從對內戰的研究和懷念中，得出的是永遠不讓美國再發生這樣的悲劇的結論，內戰結束後的美國的確是沿着這樣的道路發展和變化。我沒有看過美國的中小學和大學的歷史教科書，但據說也是客觀介紹而沒有褒貶臧否。在美國看到和聽到的這一切，令我感到震驚、敬佩和感嘆，也感到我們中國人按照自己的歷史和價值觀對人家美國歷史的描述與評判，有點越俎代庖，有點……有點自作多情。

不搞游擊戰超限戰、堅決不讓婦女兒童參與戰爭犧牲生命而簽字投降的李將軍，是失敗的將軍，更是高貴的永遠沒有失敗的英雄。他的銅像在弗吉尼亞的小鎮、在首都華盛頓、在美國的土地上，和北方的領袖林肯、格蘭特將軍等人的銅像共存並存，向世人昭示着什麼是軍人的職業、道德和榮譽，什麼是人性和文化的高貴，什麼是偉大與永恒。+

# 稿約

《蔚藍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為主要精神導向的文藝性刊物，在思想內容上她包含兩個層次：

其一，她直接見證耶穌基督的生命對人類精神和生命品質的影響，并展示個人在耶穌基督裏所獲得的豐盛之生命，以及這豐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斷向高處、深處以及寬闊處的發展。

其二，她探尋人類在精神發展的道路上對真理的渴望、追尋以及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與真理之光的接觸——即使這接觸並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這光依然可以在人類的直覺中、理性中、心靈中、審美中以及藝術創造的過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尋者，不管真理的追尋者是否在信仰的層次上意識到這光照，這光照之事實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見證。

故此，《蔚藍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着意于從更寬闊的心靈和精神視角展示真理之光對人類生命、生活、思想、藝術、精神以及靈魂高度的影響。《蔚藍色》在思想、藝術以及靈魂高度上都執著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見證。

《蔚藍色》期待更多真、善、美的追尋者為本刊投稿。

本刊歡迎詩歌、散文（含抒情、敘事性散文，亦含科學、哲學、神學、藝術等思想性隨筆）、小說、報告文學、傳記文學、藝術評介（含音樂、美術、建築、電影評介）。

本刊亦歡迎上述各類文體的譯稿，譯稿若牽涉到版權，請事先與本刊聯絡。凡投譯稿者請附原稿。

本刊除了已設各專欄外，亦願為作者特設其他專欄，申請特設專欄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兩篇適用於該專欄的作品。

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抄寫清楚，并附上真實姓名、聯系電話、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勵作者將來稿Email至本刊，或輸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對來稿有編輯和刪改權。若作者不願意作品被刪改，請在來稿中注明。來稿一經采用，即致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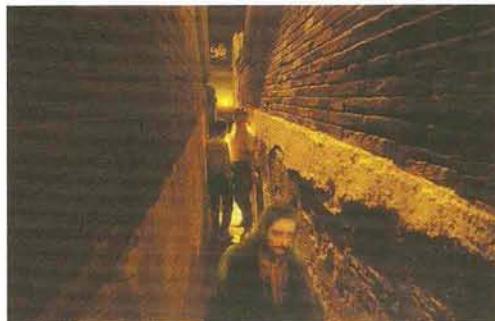
本刊亦選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選自中國大陸的出版物，本刊會盡可能與作者聯系，若因地址不詳或其他原因聯絡不便，請作者用Email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系(xln430@163.net)。若文摘選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之出版物，本刊將在獲轉載權后使用。

## 本刊啓事

本刊選用部分文摘，因地址不詳或其他原因聯系不便，請文摘作者主動用Email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系(xln430@163.net)。本刊一至五期尚有幾位文摘譯者未聯系得上，以致本刊無法支付稿費，深以為歉，請以下譯者主動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系：薛國慶《人子耶蘇》，《最後的守望》／吳忠《宇宙之謎第一版獻詞》／王建政《難忘的經歷》／桂裕芳《在馬賽爾普魯斯特墓前》／沈琪《在羅浮宮博物館》／羅傳開《貝多芬和我》／雷怡《女教師的祈禱》／李時《珍貴的塵土》／王勛《快樂王子》。此外，《巴赫與萊比錫》的譯者姓名不詳，也請譯者主動與本刊駐北京責任校對聯系。



擦肩而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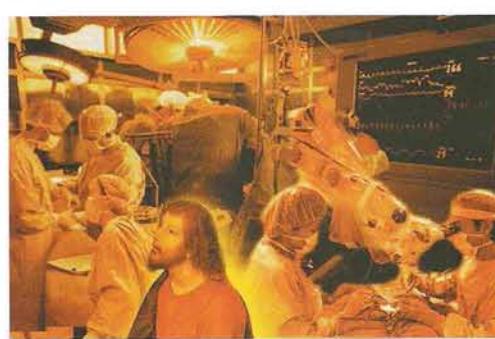
擦肩而过 2



擦肩而过 3



擦肩而过 4



擦肩而过 5

《擦肩而過》系列

旺忘望

愛是尊貴的，却可能衣衫褴褛；愛是自足的，却可能向卑微者求乞。  
哦，我怎樣描述這不可思議的愛呢？我找遍了世界的經典。  
最后只找到一個例證：那就是生于馬槽死于十字架的人子耶穌……